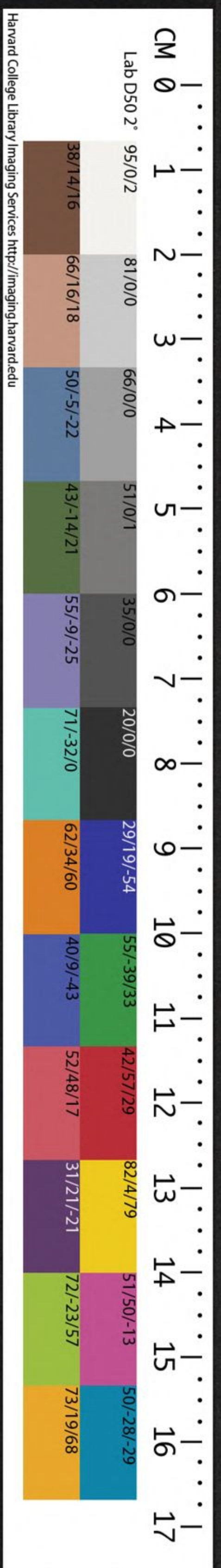


T. 856/4438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NOV 23 1965





論語疑問卷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章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子註衛靈公無道之君一層當去復有志於戰伐之事又一層當去或問則將去就皆決於禮際竟與問陳不對明日遂行之旨全刺謬矣不知註只就魯論問陳決行止或問則就史記所序始終決行止更從俎豆嘗聞一段發出啓悟衛靈至意尤見親切非相悖也○有生君子之天有福君子之天亦有窮君子之天須一一看破生君子便不當窮此理道之天也爲君子正自有窮此氣數之天也子路之問雖正然不免怨尤惟答以固窮方是知天

諸家引因絕糧句下無患難之說而疑陳蔡大夫發兵圍之之說未的。最有見當時陳蔡弱小見滅於楚繼封於楚孔子既應楚昭之聘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卽孟子云厄於陳蔡然絕糧亦可云厄何必兵圍。史記恐訛。

子曰賜也章

朱多學章最易爲禪說所混者以一貫似先立其大非多學而識似以讀書窮理爲務外支離其實陸子靜陳白沙王陽明羅近溪輩所謂一貫非夫子所謂一貫夫子所謂一貫乃是貫多不是貫空。試思多見多聞夫子平日分明自認此處只是提明子貢知本非厭多專求一也。○離却學識一貫箇甚此先與子貢之得罪於聖人也。然須知有聖人之多學一

貫有子貢之多學一貫子貢之多學是他平日聞一知二逐事逐物而求尋討箇至是處子貢之一貫則於逐事逐物探討已過及積學功至方點化他貫通之妙其得聞一貫乃從末推到本上去若夫子之多學則是他氣稟清明萬理自然兼照處夫子之一貫又是他萬里兼照中所謂全體渾然一元主宰之妙乃從本該到末處固不是離多悟一亦不是執一爲多與子貢由博反約工夫天人勞逸不同兩字須見得聖人身分不離學識亦不全靠學識方是。○本卽中庸所謂天下之大本是也一本散爲萬殊非指一事一物之本。○孔子所云一貫不是貫空亦不是貫一聖學實是多但自有所以貫之者故朱子云論語一貫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

此說今却是懸空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  
要從貫去到那一，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  
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德達道達孝九經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之類，皆是粗迹，都掉却更不去理會，只恁虛  
懸不已一段，最說得貫不離多，肯意透快，乃答何叔京云，所  
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  
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  
聖人，因隔幾重案，曷若默會於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  
自不能逃吾之鑒耶？又云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  
道者爲不少矣，兩條俱是厭多求一，懸空欲求一貫之肯，此  
正先生早年見前未的之病，王氏採爲定論亦寬矣哉。○精

神全在兩予字，子貢非錯做工夫，但認聖人專恃多學便不  
是。○聖人實是多學，事事曾理會過，所以始信曰然，然聖人  
之多學，又實與學者不同，事物當前，一勘便徹，所以忽疑曰  
非與，此可見子貢平日實下手做工夫，非恍惚懸想光景，故  
註云積學功至。○註彼以行言，此以知言，乃從兩人得力處  
指破，非限定曾子有行無知，子貢有知無行也，知行二者不  
可偏廢，然當得力後，溯其心得之由，則一從行，一從知耳，蓋  
曾子篤實，子貢穎悟，資稟不同，一守約，一億中，用工又不同，  
及直積力以後，究竟知不缺，行亦不缺，知如曾子傳大學  
誠正必先格致，子貢求終身行於一言，知行何嘗彼此偏廢  
家諸一者何性也，天也，今人空說一是一心，一貫固離心不得

然今人無忌憚之心，能貫箇甚固，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心自有天在，所以能貫。若只指心求貫，終無是處。說統謂說理說心，無不可者，謬。○陽明詩曰：但致良知成德業，漫從故紙費精神。又云：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此正六經註我，我註六經的派法嗣。後來改爲先一貫，後學識之說，乃巧語耳。既懸空尋覓一貫矣，又要學識做甚，且渠最厭學識障蔽良知。後來又去尋求，是障去又尋障也。其誤教人安心復覓心，不止先上達，後下學，先約禮，後博文之弊，宜乎以晚年定論之說誣朱子，而朱子全書具在，一一案之，恐不受誣。○謂聖人生知不廢多學，可謂聖人生知而又多學，可謂生知而學，知自易可，若謂生知必待多學，則不可。蓋生知之

聖氣極其清質，極其粹於天命源頭，合下便已昭徹。所謂自誠明，謂之性，是也。雖名物象數之細，或須一一考索，然考索亦不大段廢辛苦。夫子以已曉子貢，正欲使子貢昭徹大本大原，不徒拘滯於散殊之末耳。近人鑒象山姚江，以一貫廢學識之弊，又將聖人分上，竟看做真箇待多學而識，亦甚可笑。○或疑語類云：然字也是，非字也是，則謂聖人真箇多學，有何不可？曰：聖人亦多學者，聖人本領大，其精神燭照，又自不同。所謂好古敏求，正是體用同原，精微洞徹處，非子貢事，事而探寸寸而積之謂也。且聖人明日非也，何得硬排聖人是多。○云：然字衝口而出，是夫子種根深，非字接口，卽來是子貢轉頭快，未轉念時，斬釘截鉄，既轉念時，都無是處。

按註云方信忽疑積學功至則子貢豈塵根苦拔直超頓悟者耶。熟於五燈會元不覺流露禪機。○蔡虛齋云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為求知者言也。若真知自能行子貢得聞一貫恐是知之直後豁然貫通時非求知時也。陸稼書云子貢知處能貫行處未必能貫論殊有理然未有以驗其必然。

子曰由知章

**子朱**德者得也。註謂義理之得於己非知他人之德也。或問乃云諸說多謂知德為自知其德既曰德則乃己之所得也。豈有已既得之而反不知者則似以德指他人與註非己有之悖矣不可曉。

**家諸**不曰知道而曰知德知道猶身與道二知德則有得於心

矣故註重德字近解謂子路生平都是知上欠工夫固是然無得於己雖知亦淺不如重德字折知字更深。

子曰無為章

**子朱**遇者舜一人所獨德則于聖所同故此章獨重遇說而遇兼紹堯得人始見完備或問獨優謝氏襲堯行堯之說於范氏用人則絀之以為子言未及乎此似偏。

**家諸**艾千子謂恭己所以無為湯霍林謂恭己即無為者倒也。王納諫謂只重無為者偏也。謂能紹能得便是至德

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者混也近解德遇平說不知德者他聖所同遇者舜一人所獨觀註德遇平舉中用一尤字可見側遇一邊。○恭己註明指容言蘇紫溪偏就心言所以有無

爲而有爲，有爲實無爲之說，不思他聖亦能恭已，亦能無爲，何以獨稱一舜？因思紹堯得人，斷不可易。

子張問行章

**殊**首節承問行說，言能如此則行，不如此則不可行。據見在言中節就言行上說，見得忠信篤敬不容襲取，必須用工造到成熟自然如此，方蠻貊可行，然不可專就自然立說。觀註用念念不忘四字，則知成功未嘗不用功也。○參前倚衡離忠信篤敬不得，離却便有以心覓心之病，故註其字緊指忠信篤敬言，忠信篤敬又離言行不得，離却便只是存誠主敬活套，與行字不相關涉。故朱子深辨南軒空存其理之說，乃大全小註論參前倚衡，不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只是見得理如此，固是，但不指出言行之實，不免仍犯敬夫之失。○忠信篤敬可分說，亦可合說，分說則忠出於心，信出於口，篤是篤厚，敬是敬謹，合說則心口原不相離，敬謹必本篤厚，篤厚又須敬謹，亦自一串，但不如南軒敦篤於敬之說。

**糶**篤自篤敬自敬，張南軒云：敦篤於敬，則忠信當云盡忠於信，方通。○篤字語類以厚重深沉言，最該雙峰只指輕發，蒙存只指刻薄，俱拋一邊。至語類拘迫之說，乃就敬而不篤者言，非專發篤字之弊。稼書友謂篤字朱子對拘迫說，蒙存較是恐不善會語脈。○參前倚衡之見，未言行時如此，既言行後如此，方言行時亦如此，乃是念念不忘正旨，蒙引主未言未行說，固偏，即專主言行時說亦偏。○立與在與固是隨舉。



以見例，即見亦不是勉强把持，功夫自在平日，此只形容純熟後，自然不離如此。

子曰直哉章

子朱有道無道，不過云有事無事耳，與天下有道無道不同，不然，衛靈安有有道之日哉。○伯玉寡過，既合聖人學易之音，出處又合聖人行藏之宜，體用合轍，不媿尼山知己。○卷懷乃聖人行權作用，非大賢以上不能，若出後儒，必有議其不忠者矣。

家諸如矢就始終一節言，君子就出處隨時言，蒙引側無道固是，然本文平說，似不必軒輊。○時解謂本章非品題高下立論甚高，然專題兩人贊嘆，言外不無低昂，或問深取楊說，則

互勘未為不可。

子曰可與章

子朱由可與不可與，推出失人失言，由失人失言，推見他不知而不知者，所以不失人，不失言，則由平日知人窮理之功，然章內一反一正，此意當補言外，人言平列，亦字似不必拘。

家諸謝氏專指教人固拘，近解又抹去教人，指言為計議商確，謂與君子小人共謀者亦疎。

子曰志士章

子朱仁者心之德，理既不是，心便不安，心既不安，心德便害了，此朱子心安德全之說，與程子只成就一箇是意相合，乃從當下一念說，若南軒全所以生等論，又推上一層說，雖非邪

論語類  
心終屬有爲而爲。朱子截斷此見，正逼撥出最初一念天良來示人。乃語類云：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挾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正與南軒說合，與註心安之旨稍隔。商之。身旣殺矣，仁更焉在。在可知所成者，只就心安不安說。若謂死後有不亡者，存固謬，卽說成就一箇全理，亦疎。此間更不容轉念，轉念便屬爲名。文集云：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打不過。所謂打不過處，乃真心也。人惟有此真心，所以成箇爲人。然平日須有義理開明涵養，臨事方能決擇，無怯懦無游移。不然初念打不過，繼念便打得過矣。

諸仁我俱就本心言。文文山云：惟其義盡，是以仁至。最見得

兩件只是一理處。陳新安分仁以內之存心言，義以身之大節言，似仁內義外了，不妥。臨難所以失節者，只爲平時不曾下集義格物工夫，所以蹉跌。程子實見二字，雖就當下說，然工夫却在平時。有謂臨大節不可奪，只是大端處不苟，似易。平常日用皆卽義理之安，却難論，頗深細。蓋不先從平時用工，遽求臨大節不可奪，未見有真不可奪者。志士仁人，蒙引分安勉說亦是，卽分慷慨從容亦得。如張睢陽岳忠武文文山仁人也，雷萬春許遠八姓勤王志士也，謂志士卽仁人者，固非。側重仁人，照下成仁者亦非。求生殺身，明指臨難言，時說志士仁人，固有殺身成仁之事，亦不盡遇其事。理雖圓活，却非立言本旨。蒙引云：兩以字不要用力解，最善。

若重以字便似為仁而殺身矣

子貢問為章

朱子賢仁並說，註以嚴憚切磋分配，本無輕重，語類殊問事與友孰重，朱子云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此泛對凡為學者言，自切若對針子貢，則子貢遨遊列國與卿大夫接見居多，况賢大夫政事可觀，法容貌可矜，式安可謂與仁不切，本文平列，似難輕重。士大夫何地，茂有所難得者，仁賢然，仁賢亦隨地可覓，所重者事與友之心。為仁而謀友，則不求已而求人矣，然事與友之心專為仁設，仍是求諸已，此或問駁范氏由已由人之說最為明晰。

諸家嚴憚切磋四字，粘合賢仁利器最妙，然所以輔仁處，正有

薰陶觀感之事，初非存嚴憚切磋之心，便是仁也。

云嚴

憚切磋，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甚事，如其說則求仁但當借友以提攝一心，無事薰陶觀感矣，似謬。

顏淵問為章

朱子朱子謂顏子本領大，是他克己復禮工夫不同，顏子事事了得，是他於博文時工夫不同，如愚章語類云，顏子於夏時商輅周冕韶舞制度上，一一理會過，所以終日言不消疑問，此章語類反謂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會說處，却是生處，又謂只恐它這制度尚有欠缺，則似顏子於四代禮樂全未講究，即講究亦尚疎畧，說來直是粗心人，平日在陋巷默坐過日子，豈不大猷，愚謂顏子勝似孟子，固是本領不同，然更在此

等制度處考究十分精詳，所以用之，便將一絡索行出去。若孟子本領雖大，却無顏子詳細工夫，所以不及。今謂顏子恐制度尚有欠缺，則夫子何以不教顏子？且考制度，何得望空斟酌四代耶？三統之說，自古迭建。語類云：劉和夫書解又說自古帝以來，便迭建三正，不止於三代，且怠棄三正，夏書已有明言，或問乃謂商周欲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豈不自相刺謬？宜陸稼書疑為未定之論也。春秋春王正月之說，朱子指為千古不決之疑，除是孔子復生，方纔決得。蓋疑正為子月，則不應書春；若係寅月，則冬月烝而書正月烝，春解凍而書正月無冰，時與令俱不合。故朱子不敢直剖其疑，然愚考春秋本屬舊史，則書正月書春，必係舊文。孔子作春

秋，所筆削者是非賞罰耳。若遽然肆筆改周正朔，乃屬倍叛，斷無此等無忌憚聖人。即以胡氏以夏時冠周月，亦難通。月既從周，則時亦因之，豈有月本冬而時係春，月從周而時反從夏，顛相乖錯之理？其所以致此乖錯者，斷由魯史之舊正月固不可係春，然正月乃一歲之首，突係以冬，亦屬難通。故周人權以春字係之，蓋子屬一陽，指為先天之春，無不可者。張氏以寧曰：子一陽之月，丑二陽之月，寅三陽之月，夏商周皆以為春是也。至授時布政，則參用夏時。據周禮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辛，革命改正，示不相沿，亦越我周王改正，以番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不可通而可通。故朱子晚論云：據周禮有正月正歲，則周實是改作春。

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又云：夫子周之臣子，決不改周正朔。據此，則行夏時，乃孔子微志。春正月，實係子月。左氏亦云：春王周正月。朱子指為千古不決之疑，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恐非定論。○歲首古今不同，中外各異，總不如建寅不易者。試以人物驗之，以夜半為日之始，何如平旦為日之始？以人物受胎，果實含氣，為人物之始，何如以人之彌月誕生，果之甲拆穿地，為人物之始？義可相証而明也。○殷有三輅，輅皆用木，且大路繁纓一就，先輅三就，次輅五就，繁纓亦以少為貴。其尚質可知。周有五輅，玉輅繁纓十二就，金輅九就，象輅七就，革輅五就，木輅前樊鵠纓，則樊纓貴多，而木輅只用以田，其過侈可知。○前

乎此者，等威未辨，後乎此者，過侈易敗。此殷輅所以質得其中。○天子有五冕，而註云：周冕有五者，自公以下各有其一言之也。五冕制度不同，即旒王之儀等亦異。虞夏商雖有制度儀等，然不及周冕之備。故曰：文而得中。○為物小則用約，加眾體之上，則體嚴。制度儀等，至周始備，則等辨而分明，是三層意。人都混看。鄭詩止二十一章，大全小註作四十一訛矣。

諸春者，僭也。萬物僭動之義。冬月陽氣潛伏地中，萬物何能僭動。周人既以子月改正，則屬仲冬，而係以春。所云僭動之義，何在此？周人之失也。乃胡文定獨謂孔子志行夏時，故以夏時冠周月，垂法萬世，不思改月為春。義既不通，以夏冠周

文尤乖舛。且時既改而從夏，月何不可改而從夏？何必時改夏月從周？作此狡獪之聖人哉！惟張氏春王正月考及王伯安湛甘泉黃葵峰輩，俱主周人改月改時之說。吾鄉甘槩齋著論亦主時月俱改，惟參用夏時之義，最爲明確。則胡氏之失不辨自析。至林次崖更譏仲尼欲行夏時，欲變周之文移元年於正月，諸侯定位於初喪逾年改元，而書卽位者少移告廟臨羣臣之禮，以從吾行夏時之志。見聖人用權之妙，又取許元夫紀時之類，以寅爲歲首，亘萬古不易之說。如此則春秋紀月俱屬夏正，聖人既蹈改正朔之罪，又陷移元之失，豈不獲罪萬世滋甚耶？○註兼時正令善二義，乃指順天時以定歲首，授人時以作事言。存疑專指爲王者定歲首，頒正

朔之時殊偏。○令善却指教民事言，蒙引指爲候景善難通。若只是候景善，亦無閑得失，何必定要行他？○冕冠之總名，卿大夫士皆用之。鄭氏士以弁，庶人以冠，然則麻冕緇布冠也。豈夫子居相時所用耶？禮親迎冕而齋戒，樂冕而總干，乃卿大夫之制耶？曰會弁皮弁，爵弁，豈惟士有之？諸侯大夫不用耶？通義許白雲云：冕冠總名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則士庶亦當稱冕。鄭說自疎。○韶舞蒙引謂樂主音，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舞在其中。其說甚長，但書云：蕭箛，謂舞者所執器也。大禹謨云：舞干羽於兩階，則韶又似以舞得名。稱韶舞者，韶之總名未可知。若禮經會元，陳氏禮書俱主樂以舞爲重大謬。○不曰奏虞之樂，而曰樂則韶舞，與上

文法不同時解遂云非徒如夏時商輅周冕可以隨人行之  
乘之服之徒講其制度已也必有舜之功德當揖遜之時乃  
可以有韶舞之樂如其說則既有功德時便自有韶樂矣又  
何用專取韶樂告之耶且堯非無舜功德時而大章之樂夫  
子何以獨不之取耶謬甚○鄭聲便是鄭風朱子已言之蓋  
詩既淫則聲亦淫近人謂聖人所放鄭聲不是鄭風則世豈  
有無詩而徒有聲者哉

子曰人無章

家蘇氏借千里几席發明遠近畢竟專靠地說開合時事不  
全與楊氏邦內蕭牆一般蒙存困勉錄又謂該時在內不是  
以地言亦疎○遠慮即武王之不忘遠詩之遠猷辰告若大

學慮而後能得善慮善而動乃指研理言與此各別

子曰已矣章

子此與子罕篇所嘆意同而加已矣乎三字深著絕望之情  
稍異好德如好色誠也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詞異而  
言誠之旨不異語類乃云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  
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  
那一頭昂大學是將兩句平頭說得尤力如何合得做一說  
夫謂大學論語各意可也若謂論語所說尾重首輕則舛矣  
大學將惡惡臭好好色平說論語則單舉好好色一邊形出  
好德一片真心本無同異必謂各不相合似屬支離集註載  
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參乘一段乃入子罕篇今列楊

至之問於此亦失編次。○已矣乎三字魯論凡兩見一嘆訟過之難一歎好德之難見聖人望人二者尤切。

子曰臧文章

**殊**柳下註食邑以展禽曾爲大夫宜有食邑乃註孟子居柳下何耶豈始居柳下繼爲食邑耶謚曰惠乃惠妻私謚非公謚須辨。○此文仲讞語竊人之財者明知其非義而盜之竊人之位者明知其賢而蔽之一也。

**家**爲士師而三黜便是不與立不必定以嘗爲大夫爲疑蒙引謂爲大夫是後來拘矣。○觀齊伐魯公使展喜犒師必受命展禽則惠之賢聲从著豈文仲有知名者反不知之且安知三黜非仲沮之觀左氏傳下展禽一下字可見。

云惠之賢衆人未易知惟仲知惠惟夫子知仲知惠仲正要以不知自諉耳不知被他瞞過多少到此沒處躲閃說成聖人發奸摘伏大謬。○竊位只就蔽賢當下說謝氏推到保祿而攘與饒雙峰形已之短同意皆所以蔽賢之根而或問議其太甚也。

子曰躬自章

**殊**章意乃與人不求脩檢身若不及耳非爲遠怨起見亦非刻已怨人高視一身卑視天下也朱子云呂伯恭性褊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乃是借聖言以矯輕警惰與重自責而輕責人之旨又別參之。○此當從天理上勘出當厚當



薄道理若一念及於遠怨，便是周旋世故作用。如躬不自厚，已便不能克禮，便不能復。人不薄責，與人必求備。待人苛且刻，卽此便是致怨之理。故或問謂乃理之當然，非以自愛而薄責於人，以求遠怨，最諦當。○厚有不已之意，賢希聖，聖希天，修已原無止境。薄非輕之棄之，或約畧責之，但不如自責之重耳。

**家** 蒙引講自厚薄責云：已待人處，要使其厚；人待已處，則薄責之。義狹而與註悖矣。

子曰不曰章

**殊** 不曰如之何，范氏作防微杜漸，不至事勢無可奈何解。與侯尹俱用舊說。集註作熟思審處說，正合兩如之何。一曰字

義乃或問則云：范侯尹用舊說，謝氏爲一說。集註又有兩說，其一近蘇氏，惟謝氏乃莊生過而不悔之論，非聖人本意。他未知其孰是。將舊說與註並存，不可曉。○季文子三思不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亦不可。合看可悟用思之準。○曰如之何，乃心口自商之詞，不曰如之何，不是鹵莽，便是予知。總是一箇率意妄行而已。

**家** 未如之何，只是奈他不何。蒙引言無由入，是當下存疑其事必敗，是將來兼說可也。

子曰羣居章

**殊** 言不及義二句，註用對疏者，言行本對說，且言不及義，由放辟邪侈之心爲之，不止言論之失，正與行險僥倖作對，乃

大全小註云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兩句串說於平列語氣已不甚妥又指言不及義為村人則註云放辟邪侈豈指村人耶村人雖多惡習本文乃警學者非警村人詳之○言不及義言也與放辟邪侈之心何干好行小慧亦未便到行險僥倖處何以謂他機熟其病總在羣居終日一句上惟羣居終日而言不及義則非僅言語之失而放辟邪侈之心滋矣更好行小慧則雖未行險而行險之機熟矣○難矣哉魯論兩見一嘆悞用其心一嘆無所用心兩種靈頑不同其歸一也○無以入德就向上言將有患害就落下言又就後來言

諸家入德患害就其入身上言與世道無關云此等人治

亂者不可行支甚○入德患害蒙引分好路不好路亦得胡氏分頂言不及義二句則失之

子曰君子章

朱義以為質與無適莫章參看無適莫而比義乃無成心而惟求當理在未處事之前義以為質而後禮行孫出信成乃當理而又求盡善在方處事之際○仁義禮知信五德互相體用此章以義為體則禮孫信俱是用合之總所以全義○義以剛斷果決為用禮行孫出信成只是欲調劑得中始終盡善非專求與物無忤為彌縫世故計也語類廣問孔子對陽貨孟子不與王謹言為得全此理朱子然之則僅就待小人不惡而嚴一節相証已覺義狹况孫出兼從容不迫說不

指語言遜順尤偏

家譜四者一時俱見，不是義以為質了，然後禮行。禮行了，然後遜出。遜出了，然後信成。家引云：義以為質，是指初頭未出，不必。○義在事上見，而裁制事物之宜，却在心。故仁義不可分。內外說敬義可分，以義就仁，中斷置處見得。云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之心學，自有仁在別義於仁外，已屬義外見識。况指仁為心學，則義為事學耶？妄否。○禮與孫本一。事既分言之，則禮是中，孫是和，可對舉了。存疑云：孫者禮之實，即為國以禮之讓字。如此則孫重於禮，如何與禮信並列得。○禮雖指節文度數，却與孫分本末不得。存疑以孫包恭敬辭遜，謂禮之本言禮行而孫出者，自末而探本最妙。○

三之字。程子指義說，蒙引指事說，存疑又以行之之字指義。出之指禮成之，指義禮信說，據或問當依程子指義說。據語類則禮行當跟義說，孫出當跟禮行之義說。信出當合禮行孫出之義說。句句相承，步步顧母。若單指事說，則四句平列。失禮孫信所以善義本旨，即單指義說，不層遞相承，亦失三句急疊包裹意義。○君子哉，言必如此，而後制事盡善，不當空作贊詞看。○君子哉，註以道言，以制事盡善處便是道。楊貞復指有養稼書指生安困勉人說，俱非。

子曰君子章

家譜無能是已之病人，不已知是人之病，病其所當病，而不病其所不必病，此君子之心。饒氏不自謂有能，推深不必。

子曰君子章

家諸通義東嘉史氏云沒世只是終身之意最是不限定身後精義或問俱無身後之說饒氏獨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沒後有名可稱則直有善可知如此則生前無名不足疾身後無名反足疾矣豈有是理○疾是自疾馮氏指疾人者殊謬

子曰君子章

殊此與為己章義微別為己章專指立心言此兼用工言玩註無不反求諸己則所該事理甚廣若專向立心上說狹矣但用工亦須向立心處分別故同為一事而一求己一求人畢竟立心不同

家諸家引專王用心說存疑兼不怨不尤說淺說專主不怨尤

陳大士以孟子三自反說諸說不同家引近是君子立心為己故凡事只知反求無慕乎外不怨尤己是後一層見識若孟子三自反則為行有不得者言若君子並不會因不得於人而後自反此義又落一層

子曰君子章

家諸此章諸說紛歧一云矜自不爭羣自不黨一云不爭是其矜不黨是其羣一云矜易爭羣易黨一云矜疑於爭羣疑於黨一云矜羣自矜羣爭黨自爭黨一云爭黨內必無矜羣矜羣中容或有爭黨按或問辨楊氏矜而不為崖異故不爭羣而以和故不黨之說云崖異未必皆與人爭所謂和蓋指和而不同者言之未有以別乎知和而和之和據此則矜羣與

論語疑問  
爭黨絕不相類。一是天理，一是人欲。但彼此相判，為地無多。所爭又細，矜而一有垂戾之心，則爭矣。羣而一有阿比之意，則黨矣。矜羣稍不別識，未有不流於爭黨者。故註於矜羣下，急折出無垂戾之心，阿比之意。方見本文兩不字下得斬截。楊氏僅以矜而不為崖異，羣而以和言，便不見爭黨大異於矜羣處。如何轉得兩不字醒豁。蓋矜羣內必不可有爭黨。然於黨說與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一例，與和同驕泰貞諒相似不同者異。教語最明快，持此決擇，則所謂自不爭黨，疑於爭黨，諸說不辨自明矣。○牛春字云：二句交互相足。見君子所養純粹，不爭便是羣處，不黨便是矜處。按持已處衆

分註秩然不爭是持已處無垂戾，如何說得羣不黨是處衆處無阿比，如何說得矜直是亂道。○矜羣純是天理，稍着人欲便是爭黨。鄭申甫云：爭不必與人角鬪，方是只稜辨與物別異，有長短相形，清濁相較，底氣象便是古之矜也。廉此矜未化，便是為疾。論似人細，然註所云垂戾乃私意也。若稜辨與物別異，即楊氏崖異之意。而朱子辨其未必皆與人爭，何得遽斷入爭字。甲裏且廉字僅註稜角陷厲未便是爭。今指廉為爭，則註云忿戾則至於爭矣。又何說乎。如渠說將使天下無是非黑白而後可。

子曰君子章

人言平說國家原有用人進言兩路不可合併合併便有

論語精義  
人言之害李衷一將二句由說謂不以其言之善遂舉其人亦不以其人之惡併棄其言側重言上與張南軒說同固非又有謂偏信其言而輕用其人及其悞事必至併棄其言故不以言舉人自不以人廢言尤謬試觀本文不以字平說何嘗云不以言舉人亦不以人廢言自不以人廢言乎  
平說又有下句正完上句滲漏之說亦支

子貢問曰章

〔珠〕忠爲體恕爲用求一言爲終身行乃在用上見與動靜二時俱有工夫不同語類寓問看忠恕也是動靜底道理靜是主處動是用處已將忠恕分作二時工夫有二事已謬朱子答云聖人每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靜而後有動恕固就

用說然天下未有無體之用動靜須交進互發亦未有動靜不分先後之理至論主靜不是棄物求靜及不是截然動截然靜工夫莫兩相靠莫使間斷固是然與一言之恕可行終身無干卽與曾子借忠恕明一貫可分體用言者亦無涉存之以論存省之要則可疏釋行恕疎矣○一言至約行之可以終身就學者用工言非守約博施之謂人都誤認註中其施不窮句爲所守者約所及者廣不知就學貴知要片言可貫終身說竟將行字作推行無阻解悞矣又因無忠做恕不出於恕外添入忠字則問止一言竟得兩言尤悞○聖人不說仁說誠獨舉恕者以仁誠是工夫盡頭恕方就用工言故可終身行尹氏聖人無我之說本是推到盡處朱子謂未說

論語集注  
到那一邊者正爲孔子欲子貢從恕下手卽賜也非爾所及之旨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謂推之已施之人工夫終身無盡蒙引云於已無費於人有濟自少而壯壯而老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教語最當稼書兼恕非有逆於人故施之無阻說稍疎子曰吾之章

三代以直道行賞罰聖人以直道行是非聖人不欲以毀譽誣斯民正是本直道而行處人之生也直理無污隆故民無今古此聖人作春秋以天自處處近人畏說以禹湯文武之君自命然則孔子之斟酌四代損益百王不早犯不違之罪耶語類云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

三代能行之耳似言民無今古三代始能以直道行之他時使不能了又云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今古之異耳則又似將直道而行看做自家行直道與三代聖王賞善罰惡無干又云斯民也三代嘗以此行直道矣則直道似不屬民性所具三代之君不過自行其直於民一般於經文所以字毫無意味有試始譽而云蓋將以試其人似因譽後試非試然後譽矣毀者損其直譽者過其實非微顯闡幽發奸摘伏之謂或問云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則疾惡揚善失之太早與註背矣試者預驗之謂書所謂試可明試之類非許可也季通以雍也可使南面之類相証先生然之恐失其旨文集卷六東萊書語類及或問俱云班

固景帝實引得有意思義剛錄反云引此一句不曉他意時  
舉錄又云舉漢景所引處意却不同彼此自相矛盾何也  
諸家直道乃天理也天不變故道不變所以民無今古三代註  
指夏商周三代之君不過奉天者耳云三代二字即天  
理也豈以夏殷周國號爲天理耶○行直道指君所以直道  
而行則指民民有今古而可以行直道則一故直道二字不  
惟不專指民心并不專指政教乃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天  
理也註所以不曰直道乃王法而云無私曲無私曲正天理  
本然直道不以古今有隆替故可行於古即可行於今昔  
不同同歸於直紛紛說民說君俱偏○聖人有是非而無毀  
譽是非者天理之公三王行於前孔子何不可行於後觀孔

子作春秋一筆一削何一不是順天而行必謂民非三代則  
天理有污隆矣必謂三代之君方可行孔子布衣如何行得  
則春秋一書予奪褒貶乃僭亂悖逆矣肯將直道而行看做  
三代聖王與孔子公共道理則諸說立剖○述評云直道自  
在人心此說本胡雲峰不知此言三代聖王之於民善善惡  
惡無所私曲非三代之民本善善惡惡無所私曲偏矣若不  
是民心本無私曲三代聖王亦以直道治不得此正朱子所  
譏呂伯恭只說得三代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  
未有下落之弊○法三代因民心各得一邊須兩邊說透時  
解又因註無君字將三代之時時字指俗言聖人只是以三  
代醇厚之俗自處不是以禹湯文武自處則看得聖人以天



自處之道，下與里巷公評一般可笑。○大全張氏詆註惡惡則已緩矣，句有病，引唐元宗不信張九齡之言，急除祿山，致播遷為証，愚謂仁人用惡極嚴，放流屏逐，何等神速。此章所論，乃指褒貶是非，與舉錯無干。君子平日存心廣大，樂與人善，所以惡惡常緩。若謂諷議稍緩，即為養奸姑貫，則舜之隱惡亦養奸乎。○毀譽便是不直，續因勉錄云：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嫉惡太嚴，流為矯激，崇獎情殷，謬為許可者。按兩者便是私意，未克處，何得謂毀譽不必盡是出於私意。

子曰吾猶章

殊風俗醇厚，朝野熙皞，必不止二事。近古止此二事，其時已偷，况又亡之，則益偷矣。且二事雖閑得失，然以篡逆大變例

之，猶為細事，須清註中益偷細故四字，方傳得吾猶及見神情。○程張俱以闕疑借乘，以下句足上句，則下句乃喻言非實事，經文當用譬，如有馬者方醒，楊說自安。

子曰巧言章

家巧言他人之言，亂德亂已之德。陳大士兼天下之德說，則與註喪其所守悖矣。與胡雲峰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同失。○亂大謀亦是亂已之大謀，但亂在已，謀禍在天下。聖人所以欲人察之。○巧言亂德，與巧令鮮仁不同。謝氏心馳於外，乃牽合巧令章義而失之。若尹氏慎言之說，則當云放言敗德矣。

子曰衆惡章

諸衆好惡必察者，正是用衆非違衆也。用天下之公，又精一人之識，然後好惡得其正。○古者選士於鄉，詢事考言，必稽於衆。衆即無識，不應好惡定屬可疑，必察云者，求詳乎衆，非深惡乎衆。謂可疑在一衆字，則坐殺衆好衆惡皆非矣。且察乃察其人，可好可惡之實，而云只是推窺其致好致惡之由，俱以不肖之心待衆，無此偏私聖人。

子曰人能章

中庸註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疏道字最完，自心言之，四端萬善是也；自身言之，五事五倫是也。自天下言之，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是也。然道雖在天下，統之則備於性，性雖具於心，廓之則極於天下。弘道原包已性。

人性物性天地之性，兼盡言虛齋謂道與性有分別，四端是性也。性人心活物也，如何說道體無爲，渠意性在已，道在物，性該不得道，不知性即理一已之理，即涵天地萬物之理，所以性盡而化育可贊，天地可參，非專指四端而遺天地萬物之理也。且以四端爲人心活物，則直指人心爲性，與作用是性之說無異，此大謬也。○饒雙峰專就自家心上說道，固務內遺外，蔡虛齋又謂四端是性，不可說道，又詳外遺內，俱偏。○弘註廓而大之，不兼容受說，以廓而大之，就工夫言，不就本來體備言也。且弘道可兼容受言，弘人亦可兼容受言乎？黃氏說妄。○弘道弘人，分明各判，張彥陵乃譏註不能大其人，何滯下弘字，乃謂道不能自弘於人，如其解，則本文當云。

論語精義  
非道自弘矣。既曰弘人，則人自有可弘處，但非道之能耳。王  
觀濤駁之，良允。本文對說一正一反存疑，只作帶說大非。○  
人乃氣之靈，能具衆理，應萬事物事。張子指心是也，專指氣  
不得。云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  
氣不循理，則理自理，氣自氣，而道虛懸不著，大謬。

子曰過而章

家諸因勉錄云：是謂過矣，有真叫做過，便成了過兩層。然聖人  
只是懼人，不肯改過，不是辨過名實，故註只用成過一層。○  
註下其過遂成，將不及改八字，何等深切。翼註譏其稍緩拘  
矣。

子曰吾嘗章

殊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唐棣章爲學而不思者言。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思作睿，何故無益？今云無益，乃指急  
迫求索之思，非通微作睿之思。若主作睿言，則周公思兼三  
王，夜以繼日，何云無益？何不如學？註將勞心以求，遂志自得，  
剖別不如，正指強探力索，深造自得，說如禪宗冥心寂照，力  
求頓悟，究至病狂失心，終無是處。以視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自見不如。語類引孟子以意逆志，証遂  
志之說，則遂志乃遜順其志，非以意逆志之謂。外註錄李氏  
夫子非思而不學一語，語類又謂聖人也。曾慥地來，又引橫  
渠嘗言孔子煞吃辛苦來，堯不曾吃辛苦，舜吃辛苦，夫謂夫  
子直箇發憤忘食，可謂夫子直箇廢寢忘食，爲無益之思不

可謂孔子少賤多能鄙事可謂孔子煞吃辛苦爲無益之思不可謂堯舜生安不吃辛苦可謂堯不曾吃辛苦舜吃辛苦尤不可今錄李說又謂孔子直箇如此自相背否○論思學之分一求諸心一習其事此章微別者乃一是強探力索一是循序漸進蓋泛論思學不出心與事之別論思學成驗則強探力索自不如循序自得之妙如顏子初見聖人之道要趕到時中地位不得嘆爲高妙後領博約之訓循序而進至於欲罷不能便見聖道所立之卓觀註下勞心以求遜志自得八字則與分心與事異矣○思而不學聖人本無此錯悞但發憤忘食時則亦有之蓋聖人至誠無息故不妨有憤樂相乘憂食兩忘時候若思而不學爲躁爲妄斷無此等聖人

子曰君子章

聖人之言道理必到十分圓足方盡開口說謀道不謀食一句便就義利不容並立上剖斷中間方兼命說見得食不當謀亦不必謀末句又急繳到義上三層折跌只是一意當與子祿章參看○食亦衛生之具非可以茹蕖爲高但謀則失之兩相謀尤爲失之其辨在天人理欲之界章意三層折跌勘到十分盡頭故朱子有不專爲有命之說○語類將首句統說中間兩脚註却只從耕食說起非拋首句乃申首句也

家語時解用三層折說自通存疑作三節說亦正

子曰知及章

論語精義  
知及屬天德，莊涖禮動屬王道。內外本不可偏。朱子獨重仁說，似畸重一邊。不知論全德則知以知之仁，以守之莊以臨之禮，以範之方是盡善。但知以導仁之路，莊涖禮動以善仁之歸，則重仁乃章意攢結所在，非故為畸側也。○莊涖動禮俱屬為政，然莊涖就在已身上說，動禮就小民身上說。語類云：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敖惰而辟之類。二者雖可擬大本已立之失，但一是心不正，一是身不修之病。與莊涖動禮分貼人已何關？涖不莊，動不以禮，總註皆以為未善，其實未善只承動禮說，不必分承動之。猶言鼓舞作興，語類乃以向善不向善為以禮不以禮，則世豈有知及仁守莊涖之主，尚有不使民向善者乎？至云涖之動之所

以持養吾仁，尤為失之。

諸章意謂必先內之本立，而後求詳其外之末。然本立而末未盡善，亦不可。因勉錄謂內外二字不可太泥。愚謂外正以密其內，不可以外屬小疵而忽之。觀總註德愈全責愈脩之論，自見。論學以直知為重，知以開聖，自應重知。而朱子獨重仁守者，緣說仁不能守，雖得必失，則趨重仁守可知。莊涖禮動亦天德王道之全，然不莊涖只云不敬，動不以禮只云未善，則不莊不以禮只屬小疵，而仁為大節可知。稼書云：此朱子偶就仁說耳。若欲以知為主，亦無不可。妄甚。○存疑譏陳氏此心小怠，妄念便生之說為太深，誠當。妄念生，乃仁不能守甲裏事。此言氣習之偏，只性情率易之過，非心體之病。○

論語類問  
動之註况以鼓舞作興則訓感動固疎卽訓勞動亦支觀周禮一書凡所以裁成輔相之方無非爲動民而設而所以動民者莫不使之一歸於義理之節文此所以親賢樂利萬物各得其所而止於至善也存疑以動爲勞動禮之當然者如蒐苗獮狩與靈臺之類不當然者如殷作池市宮靈王起章華臺春秋三築臺之類則經文當云勞之不以禮矣且知及仁守莊蒞後何至有此等越理違天之大失謬甚○以禮是使民一歸於禮禮是上制底使民納於禮之中則歸在民身上翼註云條教有張弛寬猛之合節號令有緩急輕重之得宜禮字屬我不屬民則不是使民循禮只是我循禮以動民矣與註大背

子曰君子章

朱註指知是我所知受是彼所受當着眼觀人之法四字在君子小人身論則君子雖短於小不害爲君子小人卽可小知亦終是小人若就觀人說則遇君子自不當苛小而當任大遇小人不當任大而未必不可小用不可之實雖在君子小人不可之權衡則全在觀人者自爲稱量或問所以善吳張而不主呂氏之說

家謂虛齋長於大短於小不害爲君子之說乃就君子身上論若就觀人言正恐以所短棄所長○君子亦有長於小者但不可多得謂不可小知處正爲有大受在則君子有心不長於小矣○小人固非庸惡陋劣之鄙夫然亦不可如徐

爲儀指虎賁綴衣之屬周之虎賁綴衣罔非吉士不定屬庸衆

子曰民之章

(殊)註本舊說或問及厭其傷巧密乃取范註衍之曰凡民之情以仁爲難故畏之甚於水火蓋其蹈水火而死者有之而畏仁莫肯爲也故夫子言水火能害人而仁不傷人所以教民爲仁蓋宗程子而稍訂之愚謂以畏仁爲說則本文當云民之畏仁也既曰畏仁則蹈仁而死不得不指爲殺身成仁今易其半而以仁不傷人醒人不當畏仁則語意俱冷兩不相應不如舊說較穩或問力矯今註讀者擇焉○以內外較一層又以身心較一層乃醒甚字意僅說畏仁之甚味索然

矣

(繡)民字沈無回以天生蒸民言極是稼書謂民猶如此上焉可知支矣

子曰當仁章

(殊)自有則不可讓自爲則不必讓○當字作擔當說方見有勇徃意若作值字說則不見此意矣

(家)諸張彥陵曰讓則不必當當則無可讓不讓於師甚言不可推諉最合經意有謂當仁便是不讓於師則不讓於師爲剩語矣有提師字重說者則當仁只爲不讓於師起見矣俱謬○朱子謂仁字是大處難做處說乃先難之意非專指事業之大時解指立達言泛矣

子曰君子章

**殊**貞附智以見貞內有決擇意故曰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雖必於信然於匹夫小諒微別語類云與匹夫之諒同是不好恐疎亮訓明乃亮字本義與本文諒字不同語類云當訓明字亦非

**諸**貞諒之別在義理意見上分割擇義理而守之不屈是貞任意見而守之不易是諒義理意見固是理欲分界然諒尚近守正一邊與圓融小人不同說統看做相似實不同與一秦一驕之君子小人較疎矣

子曰事君章

**殊**後非姑置乃絕不動念計較也敬事本天理當然人臣莫

逃之義致身之節有不容自己者見不到此則敬事便是求食之心非一先一後之後或問辨析敬事而後可以受祿得祿諸說為此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須從後食一念決取

子曰有教章

**殊**人性皆善原所以立教意可以復於善推所以無類意○因類後有教既有教如何復論其類有字主君子設教言

子曰辭達章

**殊**理明氣盛是千古修辭之本故朱子嘆辭達也是難但經文只對尚辭者說○辭尚體要豈求朴樸工富麗則非**諸**對求多於達外者言玩而已矣三字便見虛齋兼未達要達謂求多於達即為不能達俱支



子張之問，雖見他存心省察，然從與師言，拈出是道，看得道字便矜張。夫子答云：然固也。不過是相師之道，說得何等平常。言外方見聖心之誠仁處。

諸瞽矇作樂，眡瞭相之師自有相，但夫子接見後，非相之事。胡氏謂適來無相者，非陳氏謂冕自有相，天子自矜而告亦混。與師言之，當一讀，道與自為一句，蒙引連作一句，疎矣。○存疑謂相師之道，是言道之有所本，則重相字輕道字矣。道無往不在，相師便有相師之道。註本一意，稼書看有三層，不必說約謂然者，言是道也。又嫌以無往非道自處，故又曰：固相師之道，則謬為謙抑，將然字與下語分兩截矣。

論語疑問卷十六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章

孔子止伐顓臾一案，即墮三都，出藏甲主意。章內責冉有不能相季，正欲使求與聞大義，不始終為聚斂附益之臣，非專為伐顓臾，斷其功罪。夫顓臾節雖未明言，然曰先王曰邦域曰社稷，則隱著季氏滅先王亂邦域傾社稷之罪。求特不悟耳。直至為子孫憂之言一出，方直提有國有家，說出大小相維上下相制微意，使季知有王制，末推蕭牆之變，更使季知有天道。此孔子作春秋一書大旨。公侯方百里，見孟子及王制左傳諸侯一同，同方百里，集註本戴記作七百里，語類

乃云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似以一同為七百里誤矣遠人指顓臾或問引蘇氏以召吳寇為遠人邦分崩離析註兼公室四分家臣屢叛蘇氏專指公孫宿以成叛與註不合或問何故始稱其密繼以為不然蕭牆之憂註云以越伐魯蘇亦指此乃或問反云蕭牆之禍泛言非預知以越伐魯之事謂不能預知固然然夫子亦明言三桓子孫微何謂泛言但不如鬼谷子輩耳○孟子公侯皆方百里想是古制夏萬國殷千七百國周三千若僅百里則果難為侯國然公侯皆如明堂位七百里之說則輿圖縱廣不能得百國况千萬國古方域不及今幅員之半今直省縱橫不過千餘里若以七百里分之天下僅二十侯國而

止金仁山謂孟子所言百里者專指土田言除起山川附庸蔡虛齋謂未必土田只一分山川附庸却有六分愚則謂建國與時推移古萬國如土苗部落隨在成國不必限定百里據孟子頗與主制說合周禮國語五百里之說恐屬周初封建時制然亦只齊魯為然孟子時方千里者九若盡如魯得七百里則初封只十餘國九州盡矣百里固難為國七百里亦非定論○全章當分兩截前因季謀伐顓臾直從先王說起深著伐顓臾之罪下不過因求諉過反覆責之耳後因求為季深憂更從有國有家說起深明先王封建公天下安萬國至計正孔子作春秋強公弱私大義惜求具臣未聞此義後說到蕭牆之憂明示以子孫將微之意見天道王制本自

相合○三呼求名切責一爾分明說顓臾之伐伐者季而輔其伐主其謀者獨一求所以下面急諉其過於季○昔者先王節乃聖人爰書一層駁入一層立義如山令季無從置喙○周任兩節俱深明主臣一體以見過不當諉有層折無重輕○周任節言過不當諉虎兕節言過無可諉○初陳顓臾理不當伐故求分過季氏及責他分過不得只得飾言勢不得不伐然曰取曰爲子孫憂則與謀顯然真情自露矣○舍曰欲之承上夫子欲之欲字說註獨解貪其利者明欲之是貪其利乃舍置不言而飾爲子孫憂也但夫子欲之在冉有口中原說得輕孔子承此句便說得重○患寡患貧承上憂字說見得有國有家者當患所當患不必憂所不必憂求言

求不必爲季憂子孫只恐憂在目前○均安則和在其中無貧寡則無傾在其後只申說所以不患之意不當互串自取糾葛玩蓋字自明○試以分產言兄弟均財各守父業無貧而和矣和則多寡不形無寡而安矣安則世業相承永永無傾矣一不均則爭奪隨之貧寡立見傾且至矣

家語王制鄭注小城曰庸禮記注民功曰庸詩以作爾庸集注庸城也鄭注庸功也則庸之爲城乃本義功其別解蒙引訓常者非時解取功義又不若城於附義爲切○周任節蒙引云通此段俱周任之言愚意截不能者止爲周任之言下作夫子折辨更通○夫如是包上均安和言修文德另是仁義禮樂之事說統將文德卽指均安和時解將內治修作倒裝

論語集注  
大謬○文德對武功言在均安和外如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者是翼註云本均安和以修之良允

孔子曰天

朱天下何以有道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禮樂征伐何以出自天子天子以道治天下也禮樂征伐非即道乃道之具然必出自天子方為有道以天子乃建極一人不能建用皇極縱覽大權於上亦算不得有道故下文說有道又說到庶人不議方盡○道可以治萬世之天下故出自天子便不可以世數限雖百世可也○天子建極庶人歸極必至庶人不議方是有道之盡故說到庶人

補有道無道蒙引云只是世治世亂語面如此但推原所以然則係天子議道自巳上○政不在大夫困勉錄欲兼諸侯陪臣非是如其見則庶人不議又何兼乎○政即禮樂征伐但當不得天子所出者耳蒙引泛言賞罰號令非禮樂征伐恐拘○謂諸侯代有天下為常理庶人大夫為篡論最難通有天下論有德無德耳匹夫有天下舜禹已然若德非湯武雖諸侯亦篡如說不將指舜禹為篡耶

孔子曰祿章

諸上章卜其理於將然此章決其數於已然玩故夫字乃指已然言微即滅之漸翼註謂此發於桓子為虎囚者確

孔子曰益章

朱三者各自為損益並無對針相反之實橫渠尹氏皆以便

辟為足恭善柔為令色便佞為巧言則直諒多聞何嘗對針  
相反今必以習於威儀為不直則師也辟只少誠實非不直  
也工於媚悅為不諒則媚悅取容乃不直非不諒也習於口  
語為無聞見之實則禦人口給乃無情實非無聞見也巧為  
串合強作反對不如直疏本義為得○詩便便左右便治也  
亦習熟之意以便辟為習於威儀自不可易  
家譜此示人求益遠損也蒙存俱作現成說失示人之旨○便  
辟註與師也辟同解蒙引集覽存疑引蔡傳俱作使人所好  
辟人所惡說與註大背且與善柔便佞不類

孔子曰益章

送三者亦各自為損益驕樂以為不知節可也佚遊乃慢遊

是好豈僅惡聞善宴樂乃宴安酖毒豈定狎小人串合似傷  
巧密○節字朱子要說得淺或問偏說到養其莊敬和樂之  
實善其威儀進反之文一似過深不知或問乃說益矣義非  
節字義也節只是講明不置是非不謬二句○節禮樂或問  
兼內外說何故註只指制度聲容蓋辨是從制度聲容上辨  
到受益處却兼了內外非相悖也  
家譜禮樂自有本然之節君子從而辨之辨之久則自然有益  
節字朱子要說得淺者為道人善多賢友文法本不甚深不  
應禮樂偏說得重翼註謂辨字替不得節字當解云因其節  
而節之兼身心說正與范氏動必以禮樂為節意同而朱子  
譏為太重也○驕樂蒙引就言動驕縱說小註指峻宇雕牆

按以驕為樂、自指言動、驕縱雖峻、峻宇雕墻、亦驕縱裏面事、但  
未說到此、佚遊指從流上下、宴樂指飲食聲色亦然。○宴樂  
吳氏單指合食亦偏、困勉錄云、宴如飲食聲色、若解為宴安、  
便與佚字相犯、非也。宴安醜毒、正註淫溺義、與惰慢有別。

孔子曰侍章

侍於君子、即曲禮侍於先生、從長者之禮、非泛論語言之  
宜。○躁是急躁、非妄也、隱是隱而未發、非以不言餽人、說甚  
一分、便似有有意迎合之病。○或問既云、無以節乎內、齊乎  
外、理察不精、蔽於氣質、則合言語之節、正指養之有素者言、  
而文集復辨張敬夫說云、未說到養之有素者、以此不過謂  
察乎進言當可之節、不致有失口之咎耳、非合乎時中義理

克溢於中之謂、尹氏時然後言、句須善會

胡雲峰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中、正犯侯  
氏以過不及為愆過之失

孔子曰若章

此章專為人為血氣所使者發、欲人以理宰氣、范氏志氣  
之說、即理勝兩字、氣非有二也、謝氏呼蹴不受不履、非義心  
勝血氣壯故也、萬鍾則不辨理義而受、血氣衰故也、一條語  
類不加駁、反云謝說只傷急、當云非特義心勝、亦血氣之壯、  
助得義心起來、據孟子固有氣配道義之說、但配義與道須  
從直養得來、即是志氣、今云非特義心勝、亦血氣之壯、然則  
不辨禮義而受、屬血氣衰、呼蹴不受、僅屬血氣壯乎、論血氣

雖孔子亦隨時盛衰若志氣斷無盛衰謝氏不提明志氣無盛衰於前朱子又從而順之俱疎○血氣是形之所待以生者如何損得但不為血氣所使便是防制之法○色闢得是人欲人欲是乘血氣深淺三戒是天理天理須隨盛衰省察家色闢得時時當戒聖人云爾者為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言也說叢謂三戒只是一戒則戒只有一何得云三○以理勝氣而宰氣者志故取范氏志氣之說蒙引謂志有善惡理無不善試問離志理安附耶

孔子曰君章

注此天命就事物上說不專向源頭說畏即顧諟明命及爾出王及爾游衍意畏字工夫兼動靜內外戒謹恐懼是畏字

正面知字是畏字來路○註戒謹恐懼貫動靜言乃常有敬畏勿疑只是主靜自有不能已者則知之真知要真又要知得盡○畏天命則存心養性以事天天壽不貳修身以立命就日用事物上刻刻體驗便是若道有箇三清大帝及耀魄寶靈威仰含樞紐及耶蘇天主則謬矣

家諸三畏本平註將天命包大人聖言者觀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文法自見次崖不分輕重失旨○畏訓嚴憚敬也虛齋以死生利害得喪毀譽予奪非所畏為說則非嚴憚乃畏怯矣○德位兼隆固是大人即有位無齒德有齒德無位亦是大人觀語類云不止有位或問云合之而後脩可見翼註兼周孔言晁允時解主德位兼隆似拘○侮訓戲玩乃言

則非先王之道一輩莊忠甫謂借聖言以自飾乃侮聖言之深者推進一層不必

孔子曰生章

朱此章與中庸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下篇上知下愚不移相表裏、但中庸別三等、此分四等、下篇只別上知下愚、此兼學知困學微異耳。○謝氏人皆有聖質一語、自謬生質本有聖愚之異、但變化氣質之學、則視乎人、故或問辨云、此章正論所稟之異、非謂其皆有聖質、誠當至謂聖愚之分、特在念不念敏不敏之異、則本克念罔念、似不為偏、或問議之、不免稍過、夫生知之聖、固然神靈絕物、然必申氣稟之說、而以聖愚之分、不閑念不念敏不敏、則民斯為下、何用為學者勸

或商之。○程子以自暴自棄指下愚、似難安、讀此章始悟其確。○須知自暴自棄、固是下愚、然世間自有一種昏愚之甚、不能學者、不學內包有數種、

諸饒氏論氣質、只有三等、民斯為下、全責人事、理固可通、但既緣困、何為有學、有不學、則其不肯學處、便是他氣質無一點明處、以下愚責氣質、尤不易、饒氏所論、與范楊相發、但與內註稍背。○上次又次與下、分明別其等級、李毅侯云、學而知之、此一上也、困而學之、又一上也、如其解、則滿街皆聖人矣。○或問以聖人大賢、衆人下民、分四等名號、文集又謂困學不在善人、君子之後、楊氏則云、及其知之一也、說似兩岐、不知名號不同、就氣稟之異言也、楊說則就理而言、存疑議



善人君子之說為朱子未定之見非是

孔子曰君章

朱子九思乃指隨時隨事言、不指未發、雖未發時亦須致其精明、然方說箇九思、便當指臨事省察言、或問乃有閒時、不思量義理、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箇軀殼、直至有事方思、這也甚易之說、論固有理、但此處方言思當各專其一、遽雜以無事要思、未免喧奪、且既云無事要思矣、又云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大學何故不先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將思指明善、不主思誠、不顧奴失主耶、又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則亦泛然無統、苟能以敬義為主、戒懼謹獨、無頃刻之失、然後為

能隨所當思而思、按此條乃黃勉齋之語、不識或問何故錄之、且隨所當思、即主一無適也、乃云泛而無統、何耶、商之。視聽各有其則、明聰者視聽之則也、然壅蔽不去、亦無以協其則、故註以無蔽無壅、言語類又以視遠聽德言。

此逐事省察工夫、聖人恐人只講存誠、主敬於臨事之際、不能逐事省察、以致處已接物、未能各中其節、故舉九思示人、紛紛講未發、講致知、雖補綴完密、而於各句實落工夫、少力矣。有揆度之思、有探索之思、有存主之思、有省察之思、此乃省察之思、齊氏引思不如學來較、又是一義。九思無所不該、陳氏謂不止於九妄矣、蒙引說是。固不是、九思只是一思、亦不是、臨事雜然並思、大抵無事時、此心固須照管。

到、天、理、上、及、臨、事、又、須、逐、一、嚴、慎、使、許、多、氣、質、之、蔽、嗜、欲、之、  
投、一、一、看、破、當、然、天、則、一、一、就、範、方、是、工、夫、盡、頭、魯、論、三、省、  
四、勿、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俱、與、此、章、旨、合、南、軒、  
勉、齋、補、未、發、一、層、固、完、但、隨、事、思、誠、處、尤、須、說、得、精、透、方、善、

孔子曰見章

行、義、乃、行、君、臣、之、義、與、隱、居、相、對、語、類、乃、云、行、義、是、得、其、  
位、而、行、其、所、當、爲、又、云、所、行、之、義、卽、所、達、之、道、未、行、則、蘊、於、  
中、行、則、見、諸、事、將、義、字、作、志、字、道、字、看、似、行、義、卽、達、道、非、行、  
君、臣、之、義、且、與、達、道、意、犯、複、矣、○、章、意、乃、勉、學、者、克、積、漸、進、  
爲、已、物、兼、成、工、夫、重、見、善、見、不、善、隱、居、行、義、數、語、不、重、唱、嘆、  
神、情、與、篤、信、好、學、章、例、看、故、語、類、云、不、在、吾、見、未、見、上、○、上、

節、固、不、是、有、體、無、用、但、未、廣、大、耳、次、節、亦、離、上、本、領、不、得、但、  
已、物、兼、成、更、覺、德、業、全、備、故、聖、人、思、之、○、求、志、達、道、兩、句、合、  
看、方、見、大、儒、本、量、

端、首、節、地、位、煞、高、故、註、以、顏、曾、閔、冉、屬、之、但、就、下、節、相、較、則、  
有、廣、狹、近、解、重、抑、首、節、只、似、潔、清、自、好、一、流、疎、矣、首、節、乃、次、  
節、本、領、如、說、篤、信、好、學、爲、不、入、不、居、根、本、相、似、故、註、下、真、知、  
字、○、直、知、貼、見、誠、好、惡、貼、如、不、及、如、探、湯、輔、氏、知、至、意、誠、之、  
說、本、此、虛、齋、譏、爲、不、好、真、知、非、貼、見、字、過、矣、○、註、隱、而、未、見、  
又、不、幸、蚤、死、兩、意、俱、重、有、天、民、之、德、無、其、業、雖、與、已、無、損、但、  
合、諸、古、語、終、屬、未、副、况、又、蚤、死、聞、見、安、得、而、符、麟、士、只、作、慨、  
世、語、固、偏、近、解、深、抹、隱、而、未、見、亦、拘、

齊景公有章

宋修德初不係稱不稱夫子爲此言者一見三代直道未忘一見生前榮辱無定總堅好修者之志耳。○無稱以無德故則到今稱便以有德故德字卽詩言異字異非立異異以德也。○死之日無德而稱乃其歿忽焉意蒙引蓋棺事定之說非是新安說是。○夷齊有德如孔子稱其仁賢孟子稱其非君不事治進亂退皆是不必拈死節一案齊景無德如君不君父不父可見不必拈陳氏篡弒一案本文只云餓於首陽有馬千駟紛紛翻駁死節篡弒者支甚。

陳亢問於章

宋陳亢以私心測聖楊氏乃云亢聞伯魚之言而知君子之

遠其子引而伸之如此然後爲善學夫君子固未嘗陰厚其子又豈有意遠子然謂厚其子尚不妨謂教可私則失之又謂必欲遠子失之尤甚子豈當遠無異聞豈爲遠子設耶或問反稱楊氏得之不可曉。○獨立是有異聞之時詩禮是雅言之訓言立是學詩禮一定之益總是明其無異若呆疏詩禮言立便失明無異聞之旨。

家譜父子天性自當與外人不同但立教之道不得而異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况父子責善賊恩之大必陰厚其子非惟誣性亦且賊恩非聖人故借父子示公也翼註謂註陰厚其子勿太說甚恐傷聖門體面如其說則當以塗人待子矣。○學詩與學禮不同者一是口誦心維一是詳辨服習蒙引謂學

禮須一一習過學詩只是讀過謬矣詩豈是讀過便能言者  
邦君之妻章

家此與曲體相類若係夫子之言則章首應有孔子曰字若  
云正名則諸侯僭王君母未聞僭號故或問是吳說而畧許  
侯說近人專主正名疎矣

爾對丑對之不何謂○爾之長官與爾之長官  
爾必浴盥于夫之次其于豈當  
于又豈肯意數于然語其于  
數其于而射之味此然

論語疑問卷十七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章

家或疑陽貨與弗擾皆叛臣何故欲往弗擾之召而不見陽  
虎按兩人共執桓子弗擾來召意必以張公室為名且以禮  
聘孔子欲往正為墮都出甲計但弗擾非人不可共事耳若  
陽貨為人知之必悉跡其歸豚純是籠絡瞰亡尤露奸計故  
竊弓直書曰盜至遇塗曰來曰爾聲口侮慢不仁不知諷訓  
尖酷陳潛室僅以見之之意實不實交際之禮誠不誠分別  
一不見一欲往淺矣○若不是瞰亡往拜於禮為稱則聖人  
行事幾效奸人所為次崖見不墮奸計一層抹去禮尚往來

論語集注  
一層稍疎。○貨語皆譏孔子，譏其不仁不知也。諷使速仕，諷其當乘時也。蒙引將兩句意俱納入懷寶迷邦兩段內，則日月句贅否。仁智乃聖人家當，貨舉以諷，正用子矛刺子盾。詭智孔子不與置辨，隨問隨答，且不曰仕不口不仕，只以將仕淡之，令渠索然，可謂各通。

子曰性相章

〔朱〕諸儒論性之旨有二，一是天地之性，一是氣質之性。天地之性，芴繫所言成之者性是也。氣質之性，此章所言相近是也。子思孟子只就天地之性言之，韓子只就氣質之性言之，兩邊俱有未備，不若孔子於周易魯論兩處分說，理氣兼脩，然理氣之說不發明於程張，不剖抉於朱子，則孔子兩說終

難強合，乃近世諸公反惡程朱分析理氣主張異說，力詆集註氣質兩字，不思不明天地之性，則人不知性本善，不明氣質之性，則人皆以習誣性，將許多賢愚異稟俱指為天地之性，且疑最初之理有偏全，此求合得離之病。惟將理氣二者條分縷析，則最初雖同，正當考氣之異，氣質雖異，終不病理之同。此程朱分別氣質兩字有功於孔孟也。○宋儒氣質之說立義最真切，孟子道性善總不及一氣字，所以啓後儒論性之疑。若知得性本善，氣有善有不善，則世間許多昏明強弱雜揉不齊之氣質俱包在性中，而本善無惡之性未始不著。若泛說人性本善，則性善固不可以相近言，且善固性矣，惡可謂非性耶，抑善惡大槩相近耶。

家語此專言氣質之性而云兼者以言氣則理在其中猶言天地之性則氣亦在其中兼者氣與質兼而理亦寓焉即專言氣質之性也觀下文即接氣質之性四字可悟程子云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陳氏所謂雜即兼也其說最合胡氏云習與性成是專主氣質而言性相近是兼氣質而言則不明此章即是專言氣質而氣質之性除理說不得且氣質本是兩件朱子所以云兼也張芑山以註兼氣質而言句為不是固妄即蘓紫溪李衷一高玄中輩謂此即天命之性不必添氣質二字尤妄且謂氣即是理理即是氣非二物不可以分尤混理氣之辨墮無善無惡之旨。習兼習業習俗言時解謂只是習熟之習非習俗之習則風俗移人之說謂何若

云習於善惡由已不由人則離却善惡又何從而習耶

子曰唯上章

朱不務謂不移於習非既習而又不移若習矣不移乃習之咎與性無干孔子何故將上知下愚分別在性上此張子范謝之失或問辨之當矣語類乃云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務之理夫孔子所言不移乃不移於習非因習而後不移今云習而不務則上知下愚乃習與性成之人非生而不務之人與張范謝同失又此與上各為一章上下相承認類却云性習遠近與上知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不識何考不可曉。不移之說程子當矣朱子尤密蓋不肯移者人不可移非質不可移但性既相近何故不移緣人不

學所以不移則不移之病咎在人者十之七咎在天者十之三但究其所以不移之故亦緣他氣質中無一點開明處畢竟氣質居其大半且世間自有一種豺狼成性不可移之下愚不肯移與不可移自有兩種程說雖到七分終不如朱子說得到底

子之武城章

朱道字該得濶禮樂雖道中一二事亦該得大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莫善於禮樂朱子謂學道是曉得欲立欲達乾父坤母底道理則所云禮樂亦必是見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處非僅聲容度數而已若不曉得到此如何透出愛人坊使來。夫子平日之訓自重學道則愛人坊

使上子游述來只重無人不當學道無地不當學道不必呆

疏

家譜弦歌之聲謂琴瑟之聲與歌相合重弦歌不重聲字近解反重聲字謂必其聲和平中正有異於尋常假令淫哇嘈雜聖人亦從而喜之乎如其說則武城皆曾琴顏瑟假令仲由鼓瑟夫子必怪而却走矣。笑固是喜割鷄之喻亦是喜喜之深故不覺言出於戲蒙引謂假設以試其實見則聖人有心於戲矣。夫子之喜固不因武城用武子游以文治易之故喜弦歌之聲不拘武城春誦夏弦時夫子適至得聞馮氏饒氏泥甚

公山弗擾章

孔子為東周如夢周公志行夏時可見程子及楊尹俱主不為東遷之周說則赴召乃勸弗擾不叛季而已墮都出甲此志安在語類云改過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是常法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謝氏克亂以權云云未嘗不是或問乃取張敬夫之說力辨其失然則惡人斷不可假手公室斷不可張列侯強僭斷不可斬伐耶既取舊註張橫渠說又袒程說曲矣○弗擾初不得志而附陽虎虎敗據費以叛後又與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始終為亂子欲往者想別有見不當以常情測之

不曰與魯與周而曰為東周此事甚大非常情所可窺測故朱子謂須看天命何如然大體只是修明文武周公之業

驗綏來動和之化及到天命人心有箇響應時節則斟酌四代禮樂亦不可知蒙引云只是與魯翼註云與魯即是與周非繼周而興存疑云說季氏還政魯君說魯修職貢於周紛臆見徒見支離○末之也已註云無所往矣蒙引作斯已而已矣已字做實字解翼註作計畫無復之則是計出無聊非道不行而不往神情○用我承召我來明指公山虛說尚可翼註欲貼魯說迂矣

子張問仁章

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與克己復禮為仁句法同而不同者克復說得盡說得快已禮說得精說得細此句說得重行字說得難五者說得周於天下說得密神理目不同也○



心存理得四字是五者與仁交接處。五者是分見，仁是全德。就五者分見言，亦可說心存理得。就五者合德言，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得也。○不侮或問指不侮人，則主自考言。若謂人不侮已，乃主成效。此內外之分，不可不別。○恭與驕慢反，寬與褊隘反，信與詐偽反，敏與懈怠反，惠與慘刻反。能行五者，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一着發用說，便不貼心存理得四字。於天下只是無時無處，一着家國天下，便是博施濟衆之論。家諸於天下，只言無處不然耳。牛春字李九，我俱以施於天下，不可相離立說。乃外註公平周徧意，非朱子意。○能行五者於天下，蒙引謂不分兩截最當。能行字直貫到於天下，若行之有間，便不算能行。因勉錄云，仍是兩截者非。○勉齋分心

存屬心理得屬事，不如虛齋合說爲穩。○仁是天德，與王道無干。人只見恭信可以言內，寬敏惠似說及人，且不侮等字。於天下字更似發用功效。於是存疑主民上者言。子張時已出仕，謬甚。顏淵仲弓何嘗出仕，樊遲何嘗居民上。夫子乃告以天下歸仁，家邦無怨，舉直錯枉，何耶。總坐着仁字淺。天下字大，所以支離。○輔氏五者仁之發，恭則仁之著，及仁之體用俱看仁是成效，只可發張說。

### 佛佞召章

子孔子欲應公山佛佞之召，可見聖道之大，體用無方。且如天道之化，神盡變，非若後世周旋亂世，苟且功名，如荀彧華歆輩所可借口。張敬夫推出生物之仁，知人之智最善，乃大

全小註云欲往者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終不往者以其爲惡已甚義不可復往則以救世之仁爲智之事又以察物之智爲義之事疎矣且義不可往何故有東周之說豈初爲兩人所愚既乃悟其非耶語類云此是二子一時善意感得聖人欲往陽貨全無善意故不能畧感聖人愚謂孔子固被一時善心所感然使義不可往雖十分禮貌終不可感二子雖然畔至然季氏逐君趙鞅啓晉其得罪於春秋當膺天討久矣夫子非欲假手叛逆但因時乘便不得有所藉至細審其人不可有爲只得罷手非感其意也○古者噐用陶匏匏剖之可爲飲噐飲則不繫繫則不飲註云匏瓜繫於一處不能飲食則指生匏非用匏矣世豈有無知之生匏能自求食之

理當泰○堅白亦有磷緇者然是堅白不足者耳果係至堅至白斷然可磨可涅任他日磨日涅斷然不磷不緇○堅白固是借口匏瓜亦是借言蒙上說吾既非可免之吾又豈是不食之吾

**緇**不善不入昔日之言堅白磨涅今日之言不必依虛齋作此亦夫子所嘗言○焉能繫只言當用世不必避世不必如金仁山從佛佗則操縱之機在我之說兩人斷不可有爲假若可爲則春秋何難挽爲唐虞三代區區強公室杜私門乃爲之兆耳諸家勸二子悔過遷善不免迂腐

子曰由也章

**子**絞者兩物相切必至不容故直而無禮則絞朱子以攘羊

証之確矣。今又以証好信之害物，恐支。○六德皆原於天，天理有自然之則，稍過其則，便有弊。學以明善，乃明其理之大中，自無一偏之蔽。○六蔽皆就過一邊說。○道理本自廣大，但有箇底止。若窮高極廣，一味鉤深，如鄒衍談天，便無所底止了。

**家**六言是六德之言，困勉錄云：不謂六德，而曰六言，原未嘗實有諸已泥矣。○因子路起而對，故使之還坐，乃師弟問答常禮。翼註云：緣他粗率少精神，要他靜坐沉思，迂矣。○賊訓傷害於物，是賊人也。尾生之信，則至自賊。雙峰兼說亦是。○狂訓躁率，謂無所忌憚，與亂字一例，非僅粗疎。

子曰小子章

**朱**興觀羣怨，在讀詩者，而可以興觀羣怨之益，自在詩，故領一詩字說來，見其益人如此，非興於詩，觀於詩云云也。○或問言詩中得失，極乎古今治亂，人情物態，詳且備矣，惟因詩得失，可以考見在已得失，兩邊須兼看。○和則易流，惟詩和平之中，自有典則，不至過淫，如鹿鳴宴臣，卷阿誦君，鷄鳴宜夫婦，嵩高贈友朋，皆是不流之實。○怨以處變言，怨之激，卽爲怒，不怨固非，過激亦非，怨而不怒，則歸於無怨。○邇之遠之，猶易繫以言乎邇，以言乎遠也。於無不備中，舉重而言，則在君父，而君父之道最難盡，詩則處常處變，無不曲全，其益尤深。○詩不是爾雅山經，但鳥獸草木之名，却兼舉類聚，所謂緒餘也。

論語疑問  
家何莫何不也與何莫由斯道作怪嘆者不同馮氏解弟子何爲而莫之學亦非

子謂伯魚章

子未爲猶學也學不止講論兼躬行在內故曰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乃語類云爲字如固哉高叟之爲詩只是講論又與張敬夫論語辨爲只是誦讀講貫而牆只是無所見書不學而墻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未得處如其說則夫子教子只讀書爲事不可行句當刪偏矣○此章見聖人訓子最親最切處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而最難謹者幽獨家者恩常揜義之地而最易溺者夫婦乃文王后妃之德合於神明侔於天地故情欲之感無介容儀宴昵之私不形動靜由是化行

江漢澤被昆虫可見修身正家之要莫詳於二南莫切於門內女爲不爲叮嚀訓誡聲響未寂若泥儒生無公侯之化則聖人望子亦太疎濶矣

子曰禮云章

子未道箇禮樂則由敬和而達之玉帛鐘鼓一齊兼該只爲當時忘本者多故曲爲喚醒○敬和兩字本范尹說朱子特爲道破非添補也欲作含糊直同猜謎○敬和與序和一就人心言一就事理言本則一箇非有內外但內註則由本推到末正合本文神情程子不過泛論道理且從制禮定樂大源頭見得並未說到禮樂之末故置圈外或問反云此章之旨當以程子之說爲當恐隔一針

諸章意只指逐末者言。僭竊該其中。馮氏專指僭竊偏矣。

子曰色厲章

色厲內荏。乃揜著小人貌爲嚴氣正性。內實如紉如絲。指當世王公大人一輩。故譬諸細民之盜。與下章鄉原大別。或問取范尹欲人不知。合謝氏似剛非剛。同爲一說。方全得無實盜名。常畏人知八字。

子曰鄉原章

鄉原是謹厚之稱。但在鄉人中稱之。便非直愿。惟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所以得原之稱。惟似德非德。反亂乎德。所以爲德之賊。賊者傷害之名。鄉原以僞亂直。豈不是正道之賊。賊主害德言。不必說自賊賊人。同謝氏之失。語類云。老子

害倫理。鄉原只是無見識底人。按老子乃異端。與吾道爲敵者。其人品甚高。豈鄉原卑鄙齷齪輩所敢望。但鄉原雖無見識。却有作用。如王莽謙恭下士。妻荆釵裙布。豈全無見識。然考其歸。畢竟全然無識。但與色厲者別。

子曰道聽章

上章德字。本合固有日新者言。此只就聞見上說。饒氏分天人言。固非。朱公遷分有德之人。人心之德言。亦非。聽是耳。說是口。善言非不可說。但入耳出口。絕不關心。則善從口上過了。所以爲德之棄。

子曰鄙夫章

庸陋以器量識見言。惡劣以處心制行言。一字不足以盡。

論語精義  
鄙夫之情狀行徑故註下庸惡陋劣四字括盡其身心性情  
始終本末困勉錄分剛惡柔惡尚疎。患字是鄙夫立心患  
得患失是鄙夫作用無所不至是鄙夫本末。吮癰舐痔人  
所不肯爲弑父與君人所不忍爲亦不敢爲而鄙夫甘爲之  
所以爲庸惡爲陋劣

子曰古者章

〔家〕狂矜愚乃氣質之偏蕩忿戾詐則習俗之壞陳潛室槩指  
氣質固非陳新安併指私欲亦偏。狂矜愚是疾肆廉直是  
疾之標蕩忿戾詐則變証流爲傳染。肆謂不拘小節張南  
軒謂過於進爲則與范氏狂者以進取而失之肆同病詐訓  
挾私妄作而南軒云愚而銜直則變而爲詐是詐因直而變

詐不生於愚而生於直謬矣蒙引謂行險僥倖挾私妄作未  
有不蹈於禍者則又添出詐之患害一層非愚而得詐乃詐  
而爲愚亦謬諸家又謂直之爲詐是相反意亦與侯氏以詐  
爲直之反同失又詐只是不甘於愚倪伯昭曰陰藏狡猾而  
外爲駭不曉事之狀非真愚也今之所謂愚者不過詐而已  
矣語意與上稍別則詐是根本乃借愚以飾之謬甚廉訓稜  
角峭厲稜角是分辨卽分義利處峭厲是其失小註正與註  
合蒙引譏背者非

子曰惡紫章

〔殊〕文字移步換形孟子以惡似而非立說故曰亂則三者專  
就惑人言此章分明着奪字覆字兼指相勝明矣故外註取

范說而或問兼二意爲得乃語類云朱不能變得紫是矣又云紫本不是易惑人底只爲他勢力大如惡莠之亂苗莠又安能惑人則恐未然紫似朱非朱莠似苗非苗最易炫人耳目若說紫與莠本不能惑人則勢力安見其大惟其易惑是以相勝兼說自妥○三句或問主平說范註側注利口深合也者語氣

家惟過了朱過了雅勢力甚大所以邪常勝正黃勉齋張南軒專主似是而非解乃孟子義稍偏

子曰予欲章

子會得聖人無言不是不言不是難言又不是不可言只是不待言言固可不言亦可言時固領會得卽不言亦領畧得

若認聖人不欲人言上體察夫之遠矣○言語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處言處也見行處也見但學者於言上聽罷却多忽畧故欲人於一動一靜上細心體察其所以然則行處固見天理流行之實卽言處亦無可見非謂言不足盡道必欲人求之不言之地

家諸輔氏將學者以言觀聖不知動靜語默皆是作一意又將學者心粗氣暴不能體聖人之言作一意其實天理流行之實言行皆見但學者習於言語不知體察故聖人欲人不徒求之言而求之所以言兩意只是一意○註終不喻句只就當下說不可與他終身後來得聞一貫便已喻了新安說未是○四時百物卽天行四時生百物卽天理發見流行處有

論語疑問  
以行生爲述天者，天在時物之外矣。有將時行側出物生，時貼小子者，物生又在時行之外矣。

孺悲欲見章

〔家〕使聞是使孺悲聞南軒指將命者多一折非是。將命是孔門將命者，注疏大全存疑指孺悲邊人，則孔門竟無將命者偏矣。兼說尚可。○辭以疾絕之也，然不使之聞，則悲且以爲直疾，非警教也。使聞之中，仁至義盡。

宰我問三章

〔子〕火附木以傳鑽燧，謂取火於燧木也。改火，謂五番取火，改換已周也。○次節言三年不惟無益，亦且有害。三節言期月已久，喪可以止。○觀宰我係心禮樂，反覆穀燧，則絕無一念

及父母可知。故夫子以安字挑撥其本心。○人心惟不死，所以識得當愛處用愛。今於至愛處不用愛，則生理已絕。故斥他不仁。○指出子生三年，是明喪制必三年之故。其實喪有限情無窮，故大舜有終身之慕，而宰我無三年之愛。夫子說到三年免懷處，正喚醒他良心發見，非言報稱而報稱亦所當然。讀罷令人悽然愷然。

〔家〕註言三年內總無食稻衣錦之理，則期年外不可食稻衣錦，不待言存疑說是。○惟不甘不樂不安，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存疑將不爲字另貼不甘不樂不安說支甚。○不仁是責他悼喪天良，非說他本性不善。虛齋疑人性皆善，豈有不仁不知宰我若能反求則不仁可轉爲仁，又何嘗不是性善。



論語精義  
○聖人愛人無窮，宰我既無仁心，故雖切責亦若不聞。夫子懼其終不悟，故出而再責，乃虛齋謂註真可安，句當刪去，則聖人背地罵人矣，刻甚。

子曰飽食章

朱羣居終日，燕朋之言，飽食終日，自溺之害。○無所用心，謂心不可無主耳。朱子云：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可見心是活物，纔收斂便可以立事，無主便放佚入於邪了。  
家諸蒙引引前無以入德，將有患害，訓此章難矣哉。句，疎甚。彼則身心已陷邪僻，故究極患害，此方言心無所用，將入邪僻，何得遽究極而言。

子曰君子章

孫子路之勇在不好學，因決擇義理不清，故死孔悝之難。若仕季而為孔子墮，都未為有失，縈錄云：若勇於義，不仕季氏，疎矣。○不說勇足尚不足尚，急口換一義字，從勇字源頭說下，此聖人善變化，子路氣質處。

子貢曰君章

朱仁義禮智懿德之當好也，稱人惡不仁，下訕上不義，勇無禮果而窒，禮智俱失。○果是果決有為，與剛勇別，窒是心下窒碍，未是行不通。○智勇直乃美德，徼以為智，不孫以為勇，許以為直，則無其德，妄托其名，此等陰惡最亂德。

家諸孔子所惡，顯然悖德之人，子貢所惡，隱然亂德之人，小註戒人自警之說，蒙存不喜，良允。

子曰唯女章

宋女子小人本不可無，故嘆其難養。末世宦官宮妾之禍，只在近之。聖人早已一口道破。○本文只嘆其難，註從近之遠之反面補出莊蒞慈畜兩義，乃經經非解經也。○不孫生於近，怨生於遠，養之之道自在言外。

子曰年四章

朱四十乃道明德立之時，及此不免見惡，則去日苦多，來日苦少，非謂四十以後不當悔悟用功也。

清湖風水

論語疑問卷十八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朱此序三人行事絕不相同，以起論斷，非作三人列傳。奴異於去死，又慘於奴，其事或先或後，初不係此。或問據殷紀謂箕子之奴在比干死諫之後，見得箕子乃因義不當去，又不可以死諫，不得已佯狂受辱。若比干死於箕子囚奴之後，則箕子之奴近於謾，比干之死近於激。或問據殷紀自有斟酌，集註因之。○若以後人成見例之，死者為忠，奴者為節，去者必為畔，否則去為明哲，奴為幸免，死必為小諒。孔子合斷他仁直窺見三仁至隱，如孟子論三子不同道，其趨一相似，不

拘形迹。○此就事上斷他仁，故註先言愛之理。若顏子專在心上斷，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

**緒**經文比干死於箕子爲奴之後，與宋世家合。據殷紀及集註，則死於箕子爲奴之先，兩無確証，兩存尚可。饒雙峰蔡虛齋專黜或問而遵經文，不必。○面縛啣壁，朱子已辨其非，因勉錄猶謂左氏可信，多見其蔽。○或問就事上論仁，故以當理無私言之，註就心上論仁，故以心之德愛之理言之，其實事當乎愛之理，則心必無私，而有以全其德矣。勉齋所論猶未分明。○此是許他仁，不是許他忠，忠重死節上，仁則夷齊讓國，管仲匡天下皆是。存疑云：比干之死，人固不敢非之，箕子之奴人焉得無怕死之譏。至微子之去，則益難解於人之

口。如此看，則聖人特爲微箕雪冤，且爲殷作忠臣傳贊，豈知仁道至大，不在殺身。

柳下惠爲章

**子朱**列惠於三仁之後，孔子行之前，則無貶惠之意。可知語類云：不失便是他失於和處，以孔子去魯律之，誠未合中道，但此意不重，不必攙入。

**家**諸通節要見他不肯枉道意，諸家必說到不恭，不必。齊景公待章

**子朱**史記載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則待之之禮厚矣。轉語便說吾老矣，不能用，明爲晏嬰累世莫殫之說所沮，不然何故計及吾老，故程子所以謂不係待之輕重。

諸季氏強僭富過公室若望齊景以此待聖人是欲分國而處矣虛齋謂湯於伊尹桓公於管仲學焉而臣堯與舜迭為賓主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似未為過按湯待尹桓待仲未聞分國而處堯舜迭為賓主乃館甥之禮亦非令舜專國且景公之時政由陳氏又安能令陳氏俯首孔子程說自不可議虛齋此論似正實迂

### 齊人歸女章

子朱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事見孟子魯論特就不當受女樂大罪上見聖人見幾之決其借膳肉不至揜君相之失並未說及語類以此譏孔子去得太急且謂不妨直告君大夫則未明輕賢重色不足有為孔子已一眼覷破告與不告止屬

多事更謂此事未易輕議當闕尤迂。女樂是千古用間一大機關淫聲邪色合而成毒自非仁人智士鮮不墮其奸計故朱子云以史記觀之又以夫子懼其讒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論頗切當但魯論只是說孔子行止各當其可受女樂不朝則簡賢棄禮亦並未及此意

諸沈無回云墮都出甲桓子父已心忌孔子齊人窺見此意故敢於行間桓子亦樂齊之間按本文不曰魯君受之以政由桓子故今如此說則桓子與齊人俱有心驅孔子深文刻酷支矣

### 楚狂接輿章

子朱楚狂以鳳比孔子尊之至矣托歌以諷其詞婉矣欲言趨

避乃逃世本色，非若沮溺以知津避人，直詆孔子，丈人以不勤不分，痛斥子路也。乃伊川謂荷蓀稍高，朱子又謂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按接輿乃老莊輩，迷陽一曲，本出莊子，其高過石隱者百倍，如何全不可曉？若謂荷蓀稍高，則反見即行與接輿趨辟同，君臣之義，何曾稍動他聽？所謂高處安在？今云荷蓀尚可告語，不識止宿一節，便是他可告語處乎？商之。接輿係以楚狂品題已定，當是進取一流，且歌詞爾雅，高於俗輩千萬，非漆園吏不能。

家註云：接輿楚人，則屬人名可知。存疑說約，俱謂接輿迎其車而歌，恐謬。近解併謂以車從車名，以水從水名，皆記者以意名之。則桀溺當是桀水，長沮當是沮水，可發一喙。接輿

不指名字，蓋因莊子有陸通之說，其實古人姓字不一，安見陸通不字接輿耶。

### 長沮桀溺章

朱樸然處，見孔子滿腔子惻隱之心，拈斯人字，便見聖人胸與性量。此章發明聖人不羣鳥獸，以全愛人之仁。下章發明聖人不潔身，以亂君臣之義。滔滔二句，嘲孔子且而二句，挽仲由。長沮之言冷而隱，桀溺之言快而露，然知津一句，無可致辨，故只辨桀溺語。

家謂古人姓氏不同，名號亦異。金仁山謂長與桀古無此姓氏，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洳，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囚以其物色名之。數語令人笑來，無怪仲突仲忽，有突然而生。

忽然又生之劇也。而誰以易之。註以猶與也。與非取與之。與乃相與之與。言誰人肯相與變易。沈虹野云誰人聽用。把你變易似謬。

子路從而章

〔朱〕君臣亦是天性。義字是從天命源頭來。合下便不可廢。但說箇義便有裁制割斷。非一味依戀渙灑。所以不仕固無義。仕不顧名節亦非義。堯舜泰交。固是行義。孔孟栖皇。亦是行義。行字不專在得祿得君說。○義從仁生。若謂無道當隱。遂絕人逃世。置君民於度外。一體之誼。謂何聖人惟仁至。方纔義盡。然又當知行義。只是不可絕人逃世。若曲學阿世。此義又廢了。孟子雖歷聘齊梁。終守不見之義。註雖是補說。不可

義置

〔繡〕蓀訓竹器。說約引韻會訓芸田器。按芸田器本可荷。何必以杖蒙引。謂杖所芸之器。杖頭必鋤。槩謂之杖。按丈人年係長者。則必扶杖。杖豈是鋤。植杖而芸。豈植鋤而芸耶。○長幼之節。只指昆弟。近解推到父子朋友不必。

逸民伯夷章

〔朱〕伯夷叔齊與有想慕無窮意。○兩人合贊。上下聯合。史遷傳贊本此。○降志辱身。不可說壞。較夷齊稍降辱耳。○隱若放言。似乎言行乖違。然却在道中。註道字當玩。○道有全體。清權其一端。不可說是達權。如此是時中了。○可不可成見也。無可不可。則成見忘矣。

論語疑問  
太師摯適章

家或問據白虎通本無初飯似確，齊氏疑孔子正樂去其一，以亞飯起數見其僭，則孔子安得擅更制之權。虛齋疑初飯太師少師掌之尤支。張子說妥饒氏淫哇，汪氏君臣惑溺女樂，俱與孔子正樂無關。

周公謂魯章

朱弛親棄故，疑貳大臣，刻責羣臣，皆後世功利慘刻英雄駕馭作用，非長世之道。故周公開國便以植本之道訓其子。

周有八士章

朱周以三仁亡，周以八士興。微子一篇始末在此。

論語疑問卷十九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章

朱四者既係大節，則足以槩全量矣。終不足以槩者，觀于路今之成人節，有忠信之質，而才智禮樂未備，有愧古之成人可見。

家命最難致，說箇致命，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方全得忠，而思在其中，不必定要殺身。若云見危思忠，便冷落了，但思字自深，真西山不待思而決，固偏。近解思當決於未危之前，亦謬。思敬思哀，虛齋作懷敬懷哀者淺，致命例之自見。

子張曰執章

論語疑問  
朱子以量言，所謂大其心，然後能受天下之善，篤以志言，所謂篤信好學是也。語類云：弘是沉潛玩味之意，主弘深說，雖與淺躁相反，然不得註守之太狹義偏矣。道以所聞言，篤只指志說，非言有守。語類謂與毅相似，亦疎。有亡就人言，張謝就道德言，朱子已議未得其旨。語類乃云：若只理會二三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只是不弘。故子張云：焉能為有亡，則仍蹈張謝之失。弘只是寬以居之，或問乃有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是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為語，一似務大遺小話頭，尤失旨別之。德是得於已者，既得矣，又當不自足。方日有所得而不孤，孤屬在已說，非德不孤之孤。道是聞於人者，既聞矣，又當堅其志。

始不若存若亡，而道廢，廢就立志游移說，非道之將廢之廢。

### 子夏之門章

朱子夏之失，在一拒字，子張之失，在一容字。集註專鍼子張，以迥狹之失，易見包容之說。人喜其寬廣，故註勉學者深察，乃語類云：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耳。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竟似為子張遊說，補完滲漏，與註背否。

諸賢以德言善，以才言觀。下文衆不能分承自見，蒙引指賢為仁義，有得於已善，則方為仁義。存疑指賢為君子，善為善人，俱疎。近解有申子夏者，謂子夏是為門人言之，有申子張者，謂子張有父乾母坤之意，俱不及註平穩。



子夏曰雖章

朱小道指農圃醫卜語類辨小道不是異端若是異端則彼荒唐寂滅正欲致遠說善乃一條云小道易行易見效漢文尚黃老本朝李文靖便是以釋老之學致治孔孟之道規模大若有理會者其致治又當如何此正以異端對大道與註大背訂之。大道亦非驚遠但篤近可以舉遠不如小道之不通言此則子夏優於樊遲學稼圃遠矣。

子夏曰日章

緒學有兼知行者學而時習是也專主知言博學之及此章是也所能能字非行能之能就所知事理言或問以講習問辨有所益為知所亡則主知言明矣蒙引講義俱以所亡所

能兼知行恐疎

子夏曰博章

朱為仁便兼知行四者只剖判天人理欲一邊事耳非謂四者絕無與於仁亦非謂四者即所以求仁。若只泛泛從事於學問志思與仁有何交涉須知仁在博篤切近四字中。篤志固須博學然博學矣志若不篤便成玩物喪志近思固當切問但徒切問不能近思問雖切自與已不相干兩而字自有意在。集註初本云心不外馳事皆有益黃勉齋謂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言按仁在其中者本非所以存仁而仁反在今云事皆有益則所

益者、不過致知之事、與仁何干、或問乃云、仁之用無不得、豈仁有體用、致知乃仁之用耶、抑心不外馳、爲心存、事皆有益、爲理得耶、在其中、既是求此得彼之詞、則不是自此可以至仁之說、語類一條云、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又云、只是言其可至耳、俱非求此得彼之意、知行各有界限、程子雖有至知自能行之說、然謂知至則行自易、可謂知至不必再用力工夫、不可語類、乃謂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己、是七八分仁了、大誤、如其說、則雖不去克己復禮、亦不害爲仁人矣、彼知及仁不能守者、何以嘆其雖得必失耶、

繡致知力行、古人用工、原交進互發、當學問思辨時、雖未及力行、然豈有平日全不從事涵養、而能博篤切近者、註云所

存自熟、謂雖未及力行、而平日所存天理、藉此精察之功、不期自熟、若平日全未存仁、熟箇什麼、胡雲峰謂熟之者、力行而爲仁也、自熟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疎甚。本文四平中用而字串合、則四平不妨串說、若新安以博學提綱、不惟道理難通、文體亦乖。程子真知自能行、爲求知不精者言之、須知力行自有工夫、如人有目、方能見、有足方能行、謂有目行自易、可謂有目、不用足、斷不可、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則天下更有以足代目者矣、然未聞瞽者謂行處便是他見處也、林次崖云、工夫到此、力行過半矣、一蹴而到、無難也、此卽語類若能如此、已有七八分仁了之說、所謂過半者、豈真知自能行、抑謂知行合一耶、

子夏曰百章

朱玩文勢前說為順，後說只可倒提順補。若主後說，則上輕下重，文理不免牽率。蓋既為百工，必務成事而成事必若肆成之，既為君子，必務致道而致道必學以致之。家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正是學而不能致道者。次崖謂小道不足謂之學，則豈有不能致道之大學耶。

子夏曰小章

朱須看小人之過四字，過出小人，不惟難望其改，必且文以重過，重其過，謂過一層，文過又一層。

子夏曰君章

朱子溫章就聖人身上描摹，此就旁人心目中描摹。○貌色

言確然三者，君子之貌，又確是儼然，色確是溫辭，確是厲，一時俱見，亦始終如一。君子固非有變，且不知其為變，何況有三三變者，實就望之即之聽之者意中想見他一霎時四氣俱備之妙。

子夏曰君章

家信指誠意惻怛，是我之信孚於人，人信之，是人信我之誠意惻怛。註本兼人已言，或問亦譏專主一邊為未盡。饒氏乃謂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則信專指在人，與謝氏同失矣。○信主平日言，若非信於平日，臨事如何猝結得近人兼指臨事，則本文當云勞用信，諫用信矣。

子夏曰大章

論語疑問  
子夏乃篤於近小之人，却能專務遠大，所以可取。但既曰德矣，則無問大小，若以小爲可忽，心體便有間。武王不泄邇，畢公克勤小物，俱仁熟義精處，可也。二字終屬病痛。書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則小德乃指細行。伊川言援溺，橫渠言時中乃神化之事，豈可以小德目之？語類亦云：援溺却是大處，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橫渠之說，時中却是合當如此，如何却只云可也？乃或問反稱程張爲至明，與註岐不可曉。

子游日子章

子夏爲人曲謹，故詳於小節。子游爲人高簡，故喜脫畧。觀前章不可者，拒之後章喪致乎哀而止之論，可見。但此章所

論子夏爲善，其言本末，則指大小學言。洒掃應對，乃小學之事，對正心誠意，不對性天道言。故子夏辨子游之言，教小子且當以小學爲先，不可以聖人相誣。其說良允。若程子以理爲本事爲末，理無大小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乃推論本末之理，只可從言外推衍。朱子初間亦疑程說相左，既後採入外註，未免喧賓奪主。賴總註不可厭末求本，末卽是本之辨，不啓後學之疑。乃語類云：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爲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夫謂理無大小，教人不得不有大小，可謂理無大小，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則不可。既曰不可揀擇，又曰所以爲教人有序，尤

不可大全小註云、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雖至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只在下學處、上達處不可着工夫、此條正合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之說、可對成德言、不可對初學言、別之。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程子此語、不能無弊、順其語勢、便是末卽是本、非朱子舉下條精義、入神插入、貼明大小、幾有執末爲本之患。理無大小、就天命大同說、教人有序、就立教有異說、語其理之同、固不因大小精粗而有分、然循其教之序、則童子不可誣以成人、淺近不可誣以高遠、子夏意中、只重教人有序、不重理無大小、惟理無大小、所以教人當有序也。本有以內對外言者、如明德新民是也、有以質對文言者、如

奢儉易戚是也、有以根對枝葉言者、如孝弟仁民愛物是也、有以性對事功言者、如一本萬殊是也、此只以大小學對言、非一本萬殊之旨。除是生知首出之聖、方合下本末兼舉、自非聖人、必循大小學之序、次第漸進、所以朱子於大學或問、補入小學工夫。子夏習禮、故教人專於洒掃應對、其於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實少着力、如入聞道義而樂、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及見小欲速、皆是於本上少工夫、但就子夏答語觀之、則施教有序、勝子游厭末求本之見多矣。須着眼小子字、前章只云子夏之門人、此章却綴小子二字、便知子夏之教、以洒掃應對者、乃爲小子設、若子游直欲抹去小學、不惟以成人律小子、直以聖人責小子矣。旣是小子、其分量

論語疑問  
便俱淺俱生不必又有一等深者熟者或可告以高遠若另  
有一等卽是生知之聖子註以淺深生熟並言原是寬放說  
不可泥着

家諸本末貼大小學爲是觀子游以洒掃應對爲末則本非指  
大學正心誠意而何胡雲峰謂大小學只可分先後不可分  
本末是明斥子游語爲非矣蒙存俱主其說恐疎。子夏節  
層折甚多須一氣貫下先傳二句緊辨抑末二句譬諸四句  
緊注小子但可告以末不可誣以本有始二句緊繳小子非  
聖人教人不可不循其序蒙引謂先後是活字不貼本末解  
則抑末也二句如何折辨得倒折入譬諸句亦冷落矣翼註  
謂二孰字在君子心上說先傳二句見心本無先後譬諸四

句見教不得不分先後則將兩君子之道截分心與序俱支  
○陳新安謂謹獨只是謹小事與大學中庸之謹獨不同非  
也程子所云謹獨卽論語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意非謂只  
當謹小也或問云小之不可忽甚言之耳須玩文集貫動靜  
一條○洒掃應對精義入神分明作兩事解洒掃應對是小  
學中習儀一事精義入神是大學中格致一事彼此各有事  
事各有理黃勉齋謂洒掃應對所以然者卽至精之義則悞  
認洒掃應對卽精義入神而不知事固有大小理則無大小  
洒掃應對固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終不可謂洒  
掃應對之理卽義卽神也○程子所云凡物有本末者以事  
有本末言也洒掃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以理無大小言也

饒氏誤認程子以事之所當然為末、理之所當然為本、則於子游譏無本之說、全刺謬矣、子游豈譏子夏只教門人以洒掃應對所當然之末、不教所以然之本哉、

子夏曰仕章

朱註重仕必優然後學、學必優然後仕一層、資其仕、驗其學、乃餘意、鞭逼仕學極切、乃文集則取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子夏之意為時而發、似專重註餘意、或問又分仕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之、學優而仕為未仕者言之、以仕已優即當學、學未優不可仕為正意、以仕未優不當學、學已優即當仕為餘意、兩則字一緩一急、語氣不平、均不如集註平穩、且又以程子學優則仕、呂氏仕優則學為

得正意、范氏有餘而後可及人、楊氏念終始、典於學、尤為得大意、語類又以此語、蓋為仕而不問學者設、又云、為世族子弟而設、俱以學為主、與註相拘、審之。據文集則重仕優當學、學優當仕一層、據或問則重仕優當學、學優不必急仕兩層、或問文集雖各有見、但不如集註專為仕學者鞭策、自盡、尤得大旨。優訓餘力、乃兼程子優裕優閑兩意、或問獨喜侯氏暇時之說、削去優裕義、語類亦云、優當作暇字解、恐仕有暇日、說得學去、學有暇日、說不得仕去、泰之。

糴兩則字一例、次崖

本或問分為緩急、恐與語氣未合、

不如稼書依註平穩。張南軒終始於學之說、本范楊二氏胡雲峰以下句足上句、為仕優不學者言、陳新安以上句人

所易忽警世之已仕者俱側上句殊偏

子游曰吾章

子行過高所以難能少誠實惻怛所以未仁本各開說非指他難能處為未仁也但究極難能之病緣是未仁所以務外好高然本文語氣却倒說不得

曾子曰堂章

一並字兩邊兼說况取反輔仁原是為已未有專意為人而忘在已之益之理。着箇堂堂字可知他一味修飾容儀而忘切已德性便是不可並為仁實處與前章美之復譏之不同觀前用然而字此直下可見

曾子曰吾章

誠之說與本文神理稍隔。此乃形容人之真性不能自己以感發人心處不特致字本天即自字亦本天或問云通論常物之大情而駁尹氏用誠之說可見不重勉人推致而勉人意自在言下云聖賢教人却重社致字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却是致之難則竟以盡禮講致字非通論常情矣

曾子曰吾章

註既云獻子有賢德則所用之臣所行之政必皆善不改何難須看語類云人固有用父之臣行父之政者稍拂他私意便容不得可見不改實難蓋此章與三年無改章大別彼



是當改而不忍急改，此是不當改而直箇不改。雙峰復舉三  
年無改相証，疎矣。因勉錄載以孝盡忠及維魯三意，不免  
節外生枝。

孟氏使陽章

朱哀矜勿喜，非教他一味失出，亦非徒存一點婆心。枷鎖盡  
脫，此中自有欲為不得為一番作用，一番進退在。觀有宋諸  
儒做官自見。哀矜乃制法與用法者本具之直，失道民散  
後，此心尤當流露。喜便慘酷，所以慘酷只是戀職貪官為  
身家計，哀矜便慈惠，所以慈惠只是畏天命憫人窮，一片如  
傷惻怛，不哀矜便喜，中間無兩靠處，而字不是轉關語。

子貢曰紂章

朱今稱大惡者必曰桀紂，則紂之不善不必如是而實如是。  
緣他居下流故也。若認直說紂所為不如是之甚，則為紂開  
脫罪名矣。是以二字如何直接得。

家諸不如是之甚，原就當下聚惡說，非始不如是，終流為如是。  
北南軒云：日積月累，以至於甚，則紂惡生於積習，非下愚不  
移矣。

子貢曰君章

家諸皆見皆仰，只言得過之會，事理暴著而不容揜，更過之後，  
心地光明而復其初，勉齋謂過也明白而無揜覆，則蹈南軒  
之失。南軒謂改過不吝，而德愈光，又蹈范楊之失。以  
交食比君子之過，論似精實粗，蓋處事得無心之過，惟湯武

論語類問  
周公爲然。此君子不過泛論修德之人。過字亦行事過失之過。必謂本體光明無疵。亦如日月。第爲所遇事勢不合常度。則本文當云聖人之過。如日月之食方合。

衛公孫朝章

諸何以見得文武之道。只指謨訓功烈。但看識大識小。賢不賢便悟。若是全體。豈大小可分。賢不賢所能識。雙峰新安仍以道統相傳立說實踐。謂學字宜就師字看是矣。然

學是學其事。師是師其人。謂學字乃從學之學。卽師字不可也。若云焉學是問何所師。則子貢當云。夫子焉不師而亦何常師之有方得。朝問焉學。子貢答焉。往非學焉。往非師。若夫子生知其學與師。自不同於世人之學與師。此乃進一步

見解

何得反以無所師學爲本義。而以無非師學爲旁義乎。此欲擡高聖人不知反失本義。朝之問亦如黨人驚博學太宰驚多能。非問道德淵源也。子貢之答亦止言無往非學。非另要擡起聖人之道。而故以文武謨烈粗淺者塞之也。乃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學。列聖大道。天縱之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名物典故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如其言。則文武之道。直是淺陋之道。聖人沒奈何。纔用師學。意欲豎起道統。無師不知反說壞文武之道。

叔孫武叔章

朱本註七尺曰仞。孟子掘井章八尺曰仞。一從孔疏。一從鄭說。彼此異箋。不曉何故。愚考周禮匠人溝洫制。深廣各八尺。

爲洫廣二尋深二仞爲澮據逸雅八尺曰尋則八尺曰仞可  
知據小爾雅四尺曰仞倍仞曰尋則仞短於尋且非八尺七  
尺可知古制本難參考但孔語與孟書異註不免自相牴牾  
適啓後賢擬議商之  
家諸子貢與夫子所爭者在宮之淺深不在牆之高下但就人  
見不見上看則在牆上謂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  
固是然數仞及肩正見不見之由不可輕抹虛齋不分輕重  
最妥。譬之宮牆只是言宮之牆下而方說宮。宗廟百官  
乃集千聖百王之大成非凡聖美富可比因勉錄指克實光  
輝淺矣

叔孫武叔章

家諸他人之賢該得多說統兼伯夷伊尹之類亦得不必泥邱  
陵說得界。猶可踰無得而踰卽帶邱陵日月在內翼註不  
主帶說拘矣。日月本至明此對邱陵故只喻至高或問駁  
范楊自見南軒新安猶主至明疎矣。上章言仲尼大不可  
窺下章言神不可測此章言高不可踰

陳子禽謂章

朱兩節不可及俱言聖人之德不可階言化不可爲斯立斯  
行言神不可測程子一就聰明言一就德性言已屬蒙混語  
類分聰明言聖人見處直恁地高德性就本原處說根基深  
厚則天不可階只是見地高斯立斯行只是本領厚矣淺甚  
○末節亦只是言聖人之德蓋德不可見姑就感應化神處

想見其德極於聖不可知耳。非誇功業。○緩動承立道說不分淺深。俱主現成。○賢謂有過之無不及。子貢以為不可及。則賢非所較。且云夫子之不可及。則不可處在夫子。亦非他人不可及之比。故曰不可階而升。

**糶**得邦家與問為邦相似。指君天下說。邢疏泥家邦。謬甚。○註神化化字。乃過化之化。與化不可為別。存疑混甚。○生榮死哀。就聖人身上說。李卓吾就一世氣象說。大謬。○觀末句仍歸到不可及上。則分德業疏上下節者。疎也。勉齋家存俱主合看。其提功業。不過指可見者。形其不可見者耳。

論語疑問卷二十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章

**朱**楊氏以此篇具載堯舜湯武之言與事。以明聖學之一貫。最得記語微旨。語類乃云。嘗見說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則此篇不過孔子平日誦述語。與聖道無闕。與楊氏引孟子終篇歷叙相承之意。左矣。恐疎。○執者執極之義。有擇字意。兼知行在內。執守只說得行一邊。執要又非中字義。允信也。只是真箇執得。若以信為用。工又非。○臣民二者。乃帝天之心。以帝天之心為心。此配天凝命之本。○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與罪在朕躬無異詞可見罪已罪人乃天命人心離  
合之本。與繼舉乃天理所當然不為民心起見然合乎天  
理便順乎人心。謹權量三句乃反商政政由舊之事。  
家舜亦以命禹乃記者簡便文法人心惟危三句正是執中  
工夫蒙引謂不應說出揜耳盜鈴矣。語類爾之有善也在  
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本范氏罪已之說岱雲李氏疑我  
字為爾字良允。註云大賚所富者皆善人二句只一意雙  
峰存疑淺說王大賚博濟窮民是富加厚君子與註稍背。  
中者道之體用然天然大中却在制事上見寬信敏公又所  
以存心為應事之要各不相混胡氏陳氏誤認寬信四字即  
中字時賢遂掇中字串合通章殊支。

予張問於章

利使費勞便怨欲便貪慢便驕威便猛今美在因美在擇  
可美在得仁美在無慢美在儼然而不字須逆折而出。利  
出於民故不費勞擇其可故不怨欲在已故不貪泰本於敬  
故不驕威生於作肅故不猛。無敢慢形容不驕易形容泰  
字難須知無敢慢處正是安舒氣象儼然人望而畏形容威  
字易形容不猛難須知儼然處正是不暴厲氣象。

家欲仁語類或問指治已言蒙存說約主治人言呂陸王合  
說其實內外一理心存理得王在已為是必云兼教養方切  
從政則無慢儼然非在已况修已正治人之本何必定說  
向外。因民利不過因天乘地擇可勞只是逸道使民晚村

謂於可勞之事刪之又刪，至於不可刪，因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却一分，擇是省得一人，便不多遣一人，求深得淺，不免破碎。

子曰不知章

殊此命字指氣數一定而不齊者言，知字指知理之當然，氣數不得不然者言。五十知天命，則指知理數所以然者言。故朱子以爲不同。須知知命亦不是淺淺知得。註云：知有命而信之，信之是知之真處。如朝聞夕死，殺身成仁，方算得人都說做信天翁一派，不免墮入小人之歸矣。知禮然後習禮，習禮自有工夫，然不先知，何緣肯去習？故重知說與不學禮無以立學字微別。

猶以知命做一頭者，非蒙引說是。知言不專爲知人設，然欲知人，舍知言無由。工夫全在平日存疑，良久雲峰淺看知字，非是。

